

火 焚 之 軀

西 拉 雅

# 劇 本

## 故事大綱

從前從前...當世界年紀還很小的時候，有一個小女生，她的名字叫做土地，有一天這個小小小小的土地，她帶著一個大大小小的麵包，要走去海邊野餐看海。她走著走著，就遇見了一個小小小小的西拉雅小男生。

「嗨！你好，我叫做土地！你叫什麼名字啊？」小小的土地這樣問。

「我叫做鹿，我可以和你做朋友嗎？」小小的鹿這樣說。

然後小小的土地就說：「可以啊！我要去海邊看海，我有一個好大的麵包，我一個人吃不完，我們可以一起吃喔！」然後他們兩個人就很高興的一起唱歌，一起往海邊的方向走。才走了一下子，他們又遇到了一個小小小小的中國小男生。

「嗨！你好，我叫做土地！他叫做鹿！你叫什麼名字呀？」小小的土地這樣問。

「我叫做鯨，我可以和你們做朋友嗎？」小小的鯨這樣說。

然後小小的土地就說：「可以啊！我們要去海邊看海，我們有一個好大的麵包，我們兩個人吃不完，我們可以一起吃喔！」然後他們三個人就很高興的一起唱歌，一起往海邊的方向走。走著走著就快要看到海邊的時候，他們又遇見了一個小小小小的荷蘭小男生。

「嗨！你好，我叫做土地！他叫做鹿！他叫做鯨，你叫什麼名字呀？」小小的土地這樣問。

「我叫做蝴蝶，我可以和你們做朋友嗎？」小小的蝴蝶這樣說。

然後小小的土地就說：「可以啊！我們要去海邊看海，我們有一個好大的麵包，我們三個人吃不完，我們可以一起吃喔！」然後他們四個人就很高興的一起唱歌，一起走到了海邊。然後小小的土地就拿出了她那個好大好大的麵包分一點給鹿，分一點給鯨，分一點給蝴蝶。他們都吃的好飽好飽！

然後他們就看到了大大大大的大海上面，出現了好多好多好大好漂亮的船...然後他們又很高興的唱歌。

## 人物介紹

沙喃 \ 西拉雅族麻豆社戰士。出生即帶著大海的詛咒。

阿蘭納 \ 沙喃所鍾情的赤崁社女子。

加踏 \ 沙喃從小的玩伴，麻豆社第一戰士。

馬絲江 \ 沙喃的表妹。

沙喃父 \ 麻豆社長老之一。

達來 \ 尤篤 \ 伊來 \ 把里 \ 加勞油 \ 買投 \ 麻豆社長老。

大羅皆 \ 大員社人。帶領沙喃進入荷蘭世界的年輕人。

萬加弄 \ 喇林 \ 大羅皆的貿易隊手下。

阿龍索 \ 荷蘭軍官。

夏佛萊 \ 荷蘭軍官。

甘第紐士 \ 荷蘭人牧師。

尤紐士 \ 荷蘭人牧師。

卡隆 \ 荷蘭人。疾病慰問師。

郭懷一 \ 漢人海盜頭頭。

**序 A 場**

**時：夜 \ 日**

**景：溪邊 \ 尪姨茅屋裡**

△ 夜，野地裡，全身刺滿圖騰的西拉雅戰士扶著即將要生產的西拉雅女子一路上慢慢地走著。

△ 日，陰暗的茅草屋內偷著幾許憤怒的日光，老尪姨卜卦，那年輕的戰士和大肚子的女子靜靜地看著。

△ 年輕的戰士扶著女子坐到沼澤邊的大樹下，女子痛苦地呻

吟著。

老尅姨：災難來自海上，降臨在你子女的身上。

△ 日，老尅姨屋內，卜掛的老尅姨突然抬起頭。年輕的戰士和女子驚訝地。

△ 夜，溪邊，女子痛苦的呻吟。

女子：...就算是這孩子被下了大海的詛咒，我也一定要把他養大...我已經墮胎三次了，這次無論如何我一定要留下這孩子。

△ 在痛苦的喊叫中，畫面又突然閃回老尅姨神秘的臉突然看向鏡頭。小嬰兒哭聲進。

△ 夜，溪邊的女子終於產下一子，年輕戰士抱起了小嬰孩給女子看著，女子疼惜地摸摸號啕大哭的小嬰兒。

△ 年輕的戰士一手抱著嬰兒，一手扶女子一起走進冰冷的溪

水裡。然後將小嬰兒泡到水裡洗淨，而那小嬰孩一泡到溪水便停止哭叫。

戰士：就讓溪水的靈氣洗去這孩子的詛咒，保護著我們全家...

△ 女子輕輕地清洗著嬰孩。

女子：沙喃！我要為這孩子起名叫沙喃！

△ 上片頭字幕。

**序 B 場**

**時：黎明前 晨**

**景：倒風內海**

△ 安靜的內海，濃霧在海面上輕輕地飄著。

加踏：沙喃！...沙喃！...風出現了，正在驅趕著濃霧吶...

△ 長髮的沙喃和短髮的加踏滑著一架小舢舨的蘆葦叢間，十七歲的沙喃舉著弓箭一直注意著四周，箭的上頭還栓著一條細麻繩，十六歲的加踏在後頭操著舟邊聒噪地一直發問。

加踏：沙喃！你已經看過十七次的刺桐花開，夠資格成為一個獵人了，想不想拿著獵物去換一些東西回來送給年輕的女孩啊？...聽說台窩灣社有許多由漢人船隻從海上帶來的美麗花布和琉璃珠...

沙喃：你這個只看過十六次刺桐花開的短髮少年，別老妄想著少女們的乳房和遮陰布...

加踏：我只是想去看看真正的大海...伊來長老說內海像是一位安靜的婦人，在外頭則被她那凶暴的丈夫不時毆打吶...

△ 沙喃邊船邊注意著水裡的動靜。

加踏：你不想看看真正的大海嗎？可以裝下無數大船的大海？

沙喃：西北方是蕭壟人的獵場，要是我們的小舢舨被發現...

加踏：怕什麼？也許我們會砍下兩顆人頭，回去成為英雄吶...

反正我們偷跑出來，回去無論如何都一定要挨罵的，不如就冒一次險吧！

△ 沙喃冷靜地看著不遠處水裡的一隻大魚。

沙喃：我母親告訴我，災難會來自大海，降臨在我的身上。

△ 說著沙喃便舉起弓瞄準著。

加踏：真的嗎？...難道你要永遠害怕大海？

△ 沙喃射出綁著繩子的箭，中了，沙喃小心地拉起。

加踏：哇！好大的魚呀！

沙喃：水越深，魚越大！

加踏：那...西北方更大，那兒靠近大海，一定會有大魚游進來！

△ 沙喃拿起腳邊的一根棍棒，用力將大魚打昏，然後用嘴吮

吸了大魚箭傷所流出的鮮血，眼睛看向西北方。

沙喃：走吧！...你也吸一口！讓大魚的力量進入你的體內，小  
    艋舨划得快又穩！否則，蕭壟社的戰士來獵走你的人  
    頭，可不要怪我！

△ 沙喃說著便把魚交給加踏，自己拿起槳就往前方滑去，加  
    踏毫不猶豫地接過魚。

加踏：放心吧！我們的小艋舨比任何阿滿都輕快。

△ 加踏用力地吸了一口魚血後，便丟下大魚，興奮地操槳跟  
    著用力地滑了起來。兩人划遠。

△ 沙喃警覺地觀察著四周，兩人慢慢地靠近沙洲，天色也逐  
    漸亮了一些。

加踏：...啊！聽見海潮的聲音啦！

△ 加踏奮力地往沙洲的方向一直划，使得船身不斷地搖晃偏  
    斜。

沙喃：加踏，你別急嘛！...加踏！

△ 小船才划進了沙洲邊的草叢裡，加踏便興奮地跳下水跑上沙洲，沙喃緊張地喊著。

沙喃：加踏！加踏！

△ 沙喃喊不回加踏便快速地將自草叢裡滑靠向沙洲，跳下，奮力地追著加踏。就在沙喃快追到加踏時，加踏驟然停住，感動地緩緩跪在沙地上。

加踏：看見大海吶！...看見大海吶！

△ 沙喃一時也停下腳步，看著前方的大海發呆。

沙喃：這麼不安靜的海啊！...裡頭一定住著可怕的海獸，時時想要吞沒漁人的船...

△ 加踏按耐不住心理的興奮，突然起身又跳又跑又滾又叫，

沙喃也笑著看。

加踏：看見大海吶！...看見大海吶！

△ 突然沙喃像是看見什麼似地，馬上追著正沿著沙岸邊奔跑  
喊叫的加踏。

沙喃：加踏！...趴下！加踏！

△ 沙喃追上加踏將加踏撲倒在地，吃了一臉沙。

沙喃：你看那些黑點一直往岸邊靠近來。

加踏：可怕的海獸唷！

△ 遠遠的濃霧中慢慢出現好幾艘大船。

沙喃：不！是船！巨大的船！

△ 逐漸清晰地看見巨帆上方的三色旗（荷蘭）。

INS △ 日，屋內，老尪姨回頭看向鏡頭

△ 沙喃嚇得猛醒，馬上就抓著加踏的手，回頭一直跑。

加踏：沙喃！別怕，巨帆是往台窩灣社的方向去的...

△ 沙喃仍拉著加踏一直跑著。

沙喃（OS）：災難來自海上...沙喃不該在禁向祭剛結束就私下  
出獵，不該違背父親母親的規定，私自跑往大海  
來，眾神啊！阿立祖啊！救救沙喃吧！別讓沙喃  
永遠背負著母親不祥的夢兆，救救沙喃吧！

△ 幾聲悶雷，驚動了樹林裡的鹿群。又一聲巨響，電光打在  
草地上，草地上起了一陣大火，嚇得樹林裡的鹿群掉頭就  
跑，大雷。（F.O.）

△ 疊印片名：「火焚之軀—西拉雅」

第一場

時：日

景：溪邊\麻豆社

△ ( F.I. ) 沙喃奔跑的腳，一步步地點飛在草地上，追過一雙雙結實的腳。麻豆社正進行著一年一度的鬥走大賽，一群麻豆社青年奮力地奔跑，個個腳步輕彈，幾乎踢打到自己的臀部。個個的青年男子到達溪邊，拿著手中的小竹筒，取了一瓢水，馬上回頭又繼續跑，還邊將竹筒蓋上木塞。

△ 沙喃跑第一，但身後的貓里仍緊咬著他不放，在好一陣劈劈啪啪的腳步聲中，他們穿越了帶刺的林投和刺竹層層護圍的籬牆小徑。進了村子，社裡的居民已盛裝打扮地歡呼迎接。沙喃看著前方一張張盛裝美麗女子的臉。沙喃的父親也在一旁邊跑邊為他加油。

社眾：沙喃！沙喃！...貓里！貓里！

△ 後方的貓里一進社裡後，馬上展開反攻地追過沙喃，而沙

喃越是奮力，則腳步越重地離貓里越遠，終於貓里搶得第一到達阿立祖的公廨前，公廨前成排的陶壺，貓里快速地将手中竹筒的水倒進其中一個陶壺裡，沙喃也趕來倒水進另一個陶壺，貓里瞬間高舉雙手贏得第一，眾人一起為他歡呼。而沙喃倒完水後也同樣地高舉雙手，接受喝彩，緊接著一個個的男子也都跑回來倒水，接受眾人的歡呼。

△ 短髮的加踏興奮地跑來拉住沙喃。

加踏：沙喃！你有好的對象了嗎？

△ 沙喃仍喘著看了一眼加踏。

加踏：你可以考慮一下瑪絲江！

沙喃：( 懷疑的眼神 ) 瑪絲江？

△ 加踏癡心地望著不遠處一群少女中的一位，努力的形容著。

加踏：你看她那驕傲高挺的鼻子，那雙如圓月如湖水的眼睛...

△ 沙喃順著加踏的眼光看了不遠處的瑪絲江一眼，漂亮的瑪絲江和她的朋友們也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笑著。沙喃制止了陶醉中的加踏。

沙喃：瑪絲江是我的表妹耶！

△ 沙喃父從一旁走來推開加踏。

沙喃父：走開！你這個還沒資格蓄長髮的小男孩，跟人家談什麼女人啊？

△ 加踏識相地走開，但還是忍不住對沙喃比了一下。沙喃和父親並肩走，沙喃父一本正經地邊講著邊從檳榔袋裡掏出一顆檳榔青和荖藤葉做了一顆檳榔。

沙喃父：別聽那小子的胡言亂語，你是第二名，自然有資格追求最美麗的女人...加貓家的女孩，乳房高挺又圓漲

(手比了一下), 是全社会公认的美女, 等一下你可以考虑向她吐出槟榔汁。

△ 父亲将手中刚做好的槟榔递给沙喃, 沙喃抬头看了父亲一眼, 接过, 塞进嘴里。

## 第二场

时：日

景：公廨前广场

△ 公廨前的广场, 社里男女都盛装出席。参加鬥走的青年男子们成堆地站在一起, 每个人嘴里都咬著槟榔, 未婚的女子们也成堆地站一起, 每个人嘴里也同样地咬著槟榔。沙喃一直望著那位大家公认最美丽的女子看著, 但那女子却一直看著第一名的猫里。主持的达来长老大声地喊著。

达来长老：第一名, 猫里。

△ 猫里走出, 果然他走向那最美丽的女子, 看著猫里越来越

走向那女子，沙喃終於也忍不住地走去，所有人大驚。

沙喃父母：...沙喃...

△ 貓里在那女子面前吐了一口檳榔汁，女子笑著，隨後沙喃馬上趕來也在那女子面前吐了一口檳榔汁，女子和貓里都為難地看了這個第三者一眼，女子最後還是決定將口中的檳榔汁吐在貓里面前，沙喃安靜地看了兩人一眼，點頭離開。長老達來不得不繼續喊著。

達來長老：...第二名，沙喃。

△ 沙喃安靜地走著，看著所經過女子群中的瑪絲江一眼，微笑安靜的離開。

**第三場**

**時：日**

**景：樹林 \ 田地 \ 溪邊**

- △ 幾名婦女在樹林裡砍材，汗流滿面，一名小嬰兒被放在綁於兩顆樹間的白布上，小孩睡的很熟。
- △ 一名老婦彎著腰在田地裡挖著芋頭。
- △ 兩名背著材薪胸前還背著嬰兒的婦女走到溪邊拿著手中的陶壺盛著水。

#### 第四場

時：日

景：麻豆社集會所連廣場

- △ 集會所裡一群男人在裡頭抽煙聊天，有些則編著羽毛藤帽，但大部份的人不是在修補獵具就是閒著抽煙、嚼檳榔。正在雕刻刀鞘的尤篤邊刻邊比手畫腳地講著。

尤篤：靠大溪南的的草埔裡，最近常有一隻兇惡難纏的大雄豬出現，要小心。沒有數人的合力圍捕和獵犬的幫忙，以及一把銳利的刀是無法對付那頭吃的太好的野獸，單獨出獵很危險，你會白白損失好幾隻優秀的獵犬！

- △ 老年達來邊揮著蒼蠅邊抽著煙地閒坐。

達來：內海的東方有肥美的魚群出現了！

△ 坐在木梯上方門口處，還是短髮的加踏，同樣的也邊製作著手中的標槍，邊看著遠處許多全身赤裸的少年男女在溪邊玩耍嘻笑著。

△ 加踏他回頭看了一眼外頭椰子樹下的沙喃，沙喃獨自坐在集會所長屋下磨著以骨頭做成的箭簇，有些並以細麻繩綁緊，旁邊趴著一隻虎紋金邊的土狗。加踏放下手邊的工作，捲著煙草，拿出打火石，點火燃煙，然後一個起身縱跳，越過木梯，直接躍到沙喃身邊，嚇得原本趴在沙喃身邊的獵犬馬上跑到一邊對加踏叫著。

沙喃：我的“烏律”最近驕傲的很，別惹牠。

△ 加踏把嘴裡的菸草拿來讓沙喃也抽了一口。

沙喃：回去做好你的標槍吧！你已經是數過十七次的刺桐花開的男子了，別老想著要跟那些孩子到溪邊玩！

加踏：你不想嗎？……你的心裡永遠只有狩獵，你的身體永遠  
只懂得奔跑！

沙喃：我要讓自己成為少女們眾所注目的胸膛和長髮！

加踏：你早就已經是啦！自從你這個還被母親照顧的小男人就  
能被破例選進獵鹿隊，參加去年的獵鹿之後，誰家的小  
女人不知道你小獵人沙喃的名號？

△ 加踏又讓沙喃抽了口菸，瞄著長屋上方一眼，偷偷的對沙  
喃講著。

加踏：沙喃！…今年的獵鹿季之前偷偷的帶我先去試試身手？

沙喃：想私捕鹿？…你頭髮都還來不及留長吶，緊張什麼？

加踏：我想要先練練身手，等到我有資格參加獵鹿隊時，我要  
讓我的獵鹿成績像新猴王一樣舉起驕傲的尾巴！…讓  
那些發情的母猴將她們燒燙的屁股朝向我這位最勇猛  
的英雄！

△ 沙喃抬頭看了加踏一眼。

買投：加踏！沙喃，幫我拿一下。

△ 壯碩的中年男子買投，捧了一大鍋的粟米粥和鹽醃的鹿肉脯快步走來。兩人看向買投，起身，沙喃又回頭對加踏講著。

沙喃：不行！我付不起長老們的處罰！

△ 兩人走去幫忙買投，一起把東西拿上長屋裡，一進屋裡，眾人便大喊著。

買投：眾人呀！沃！沃！沃！吃粥吧！

眾人：沃！沃！沃！沃！

△ 隨即各人便拿起各人的椰瓢或貝殼碗盛著粟米粥，配著鹿肉脯吃著。此時卻傳來警戒木鐘叩叩叩地急響。所有人馬上放下手中的碗瓢，拿起隨身的武器跑出。

△ 望樓上的戰士不斷地敲鐘喊著。

望樓戰士：陌生人出現，陌生人出現...

△ 許多在外面工作的婦女們漢在溪邊玩耍的孩子們也都匆忙地跑回家。

△ 社裡的獵人不斷的湧現，往公廨前的廣場集合，某位長老在廣場前喊著。

長老：眾人啊！沃！沃！沃！敵人從南邊的大溪上岸，有數十人，所有戰士往南邊村口集合！

△ 遠方望樓上的戰士也大叫著。

望樓戰士：他們有武器！赤崁人帶頭！也有漢人！

△ 沙喃等廣場前的戰士們都看向望樓戰士的方向。

## 第五場

時：日

景：社外野地

△ 野地裡的茅草高長及腰，除了幾名長老挺立著胸膛走出，其他數百名的麻鬥社戰士都安靜低身慢慢地以高茅草為掩護地就戰鬥位置，蹲下埋伏在周圍的草地裡。

△ 沙喃緊挨在他父親(長老之一)的腳邊走著，緊握著鏢槍走著，一旁加踏也跟在沙喃旁邊，拿著弓箭緊張地半蹲著走。父親看出了沙喃的緊張，輕聲地講著。

沙喃父：戰鬥不一定要發生，克制你的力量，憤怒或衝動只會使你輕易地丟掉自己的頭！

△ 父親以手勢要沙喃蹲下，自己卻挺立胸膛地走去和其他的十一位長老排成一線地準備迎接這群陌生的訪客。沙喃緊張地往後方看了一眼，許多的戰士們都紋風不動、眼睛炯炯發亮地警戒著。沙喃緊握著鏢槍喃喃自語著。

沙喃：鏢槍呀！鏢槍！今天你要又準又快又利吶！

△ 陌生人的隊伍在烈日蒸騰的平野上緩慢地走來，領頭的使者是個赤崁人，還有紅毛武裝戰士約二十名、水手七名以及三位漢人，還有約三十位背負著大堆東西的捲毛黑色奴隸走在隊伍的最後方。當兩方隊伍逐漸靠近的時候，帶頭的赤崁社使者制止了紅毛人再前進，獨自單槍匹馬的先跑來十二位長老面前禮帽地問候。

赤崁使者：麻豆社的朋友啊！我是受顧紅毛人來宣誓和平意圖的，他們手中有武器，但是不想戰鬥。他們只需要鹿皮和穀物，他們的大船帶來過多的貨物，有過剩的布和鐵塊以及好刀，還有送給女人的琉璃珠和胭脂，應有盡有，所需要的鹿皮也超過我們赤崁人所獨力擁有的，所以紅毛人想來拜訪你們麻豆社，希望能夠換取更多的鹿皮。

△ 最年老的老伊來看看遠方的紅毛人在炎熱的天氣下依然全副武裝的站著，全身還覆蓋著一層濃密的紅毛，不禁替他們感到一陣的刺熱。

△ 沙喃看著在日光中閃閃發亮的紅毛人鐵甲，沙喃又摸著自

己的鏢槍和骨製的箭簇，一臉的茫然。

伊來：獵鹿的季節還沒開始，我們也沒有過多的鹿皮！所有的鹿皮在冬天時會掛在我們和我們孩子的身上。

赤崁使者：是的，所以紅毛人是要來告訴我們，希望今年秋天多捕鹿，鹿群在草野上多得數不完，而你們卻沒有美麗的花布，堅固的刀和鐵製的箭頭，但紅毛人的倉庫裡卻堆滿了這些用也用不完的貨品。

△ 年長的伊來看看身邊的幾位長老。

伊來：朋友！鹿皮是很珍貴的，我們要看看紅毛人的東西

赤崁使者：是的...(回頭看了一眼)...他們的黑色奴隸因為馱負了太多的貨品而走得很慢，待會兒便任由你們挑選，當然還有一些上等稀奇的禮物是要送給各位長老的。

沙喃父：赤崁的好兄弟，你們為什麼要幫助異地人呢？

赤崁使者：紅毛人不願與我們為敵而是想成為朋友。我們榮耀地贏得了花布和琉璃珠，而他們只要求在台窩灣的

沙洲上停靠大船，歇息士兵。麻豆社的兄弟們，紅毛人是友善的！

△ 長老們看向紅毛人的方向，赤崁使者也順著他們的視線回過頭去，邊比著紅毛人的方向邊說服著。

赤崁使者：接受紅毛人千里迢迢的友誼吧！他們好不容易來到麻豆社的，不要讓他們失望離去。

△ 紅毛人的領隊看見了大伙兒都往他們的方向看，於是他便友善地對著長老們深深的一鞠躬，但仍擔心地等著麻豆人的反應。沒一會，赤崁使者回頭揮手示意可以進村，他才鬆了口氣地指揮前進。麻豆社數百名戰士也紛紛自草叢間起身進村。紅毛人領隊吃驚地停頓了一下又繼續前進。

## 第六場

時：日

景：麻豆社公廨前廣場

△ 公廨前廣場，正盛開得火紅的刺桐樹下。幾名瘦小的漢人

拿出三石爐灶準備埋鍋造飯，周圍擠滿了許多的麻豆社婦女，對著這大鐵鍋討論著。

△ 隨即黑色奴隸們把他們所馱負的貨物，井然有序地一樣樣擺開來放到地上，好奇的麻豆社人紛紛圍觀著。赤崁使者幫荷蘭長官翻譯著每一樣物品的交換價值。

赤崁使者：兩張鹿皮一匹布，三張鹿皮一個小鐵鍋，大鐵鍋六張鹿皮，三張鹿皮換一把好刀...

△ 沙喃和加踏也夾在人群中，但他們的眼睛卻是一直看著大樹下那些黑色奴隸所搭起的一座座黑色帳篷頂端三色旗。

加踏：這些紅毛人真的是乘著去年我們看到的巨帆來的嗎？他們要那麼多的鹿皮要做什麼呢？

沙喃：他們的家鄉一定很冷，冷得逼迫他們必需造大船越過遼闊的海洋來向我們求取鹿皮。

△ 沙喃和加踏看著少女們一直把玩著那些花布和琉璃珠，荷蘭士兵貪婪地注視著少女們的赤裸圓挺的乳房，男人們拿

著鹿皮選購著一把把的好刀，婦女們則一直圍著鐵鍋、花布團團轉。獵人尤篤手緊握著自己那刀鞘上刻滿戰功的腰刀，眼睛卻看著紅毛人擺在地上的一把把好刀，心裡很不是滋味。

赤坎使者：一把好刀只要三張鹿皮，只要多打獵，你們將會擁有數不清的好刀、花布、絲綢、碼瑙琉璃和煙草。

△ 沙喃父親走來，拉開沙喃走到一邊。一旁的加踏，天真地問著尤篤。

加踏：尤篤長老，換了什麼東西吶？

△ 尤篤不高興地瞪了他一眼，走了離開。

△ 父親把沙喃帶至一旁，偷偷的塞了幾塊生鐵給他。

沙喃父：把它交給加勞油，請他幫你熔造幾隻標槍和箭簇。加勞油是個優秀的獵人，修補獵具的技術一流，他會幫你打造幾支穿得透鹿皮的好箭。你會擁有越來越多的獸皮，也就不怕沒有好女人。

△ 尤篤走經過兩人身邊時聽到了他們的最後一句話，便對沙喃父講著。

尤篤：我們都是勤勞的漁夫和獵人，從來不缺什麼，但赤崁人所帶來的紅毛人，卻讓我感覺到我們貧窮得一無所有！

△ 說完尤篤便握著腰刀安靜的離去。兩人看著尤篤的背影。

沙喃父：...尤篤冒著生命的危險，多次擊殺敵人和大山豬，才贏得了那把榮譽戰士的腰刀，而如今只要三張鹿皮，尤篤身上的好刀，人人可得.....

## 第七場

時：傍晚

景：沙喃家

△ 沙喃站家門前邊包著檳榔邊看著不遠處公廨前的廣場，一根根的火把和篝火被燃起，好奇圍觀交換物品的族人久久不肯離去，有人拿出了小米酒和腐肉招待，紅毛人也拿出

烈酒招待。沙喃看見了紅毛人惡心地看著族人與黑色奴隸們津津有味地吃著腐肉上的蛆。

△ 沙喃包好一顆後，直接就塞進了在後方擦拭著剛換回了大鐵鍋的母親嘴裡，邊說著。

沙喃：伊拉（母親）！那些黑色人為何要遠離家鄉乘坐大船來到異地為紅毛人扛負笨重的貨物呢？雖然他們的身體強壯，肌肉結實，總也有茂密廣闊的森林可以馳奔呀！為何要來到異地聽從紅毛人的差遣指揮？

△ 沙喃繼續掏出檳榔袋包著另外一顆，母親則往外吐了一口檳榔汁。

母親：是紅毛人的花布和烈酒讓人神智不清吶？

△ 喝得滿臉通紅的紅毛人頭領以生硬的西拉雅語大喊著。

紅毛頭領：多捕鹿呀！多捕鹿！

母親：多捕鹿呀！多捕鹿！麻豆社的財富與榮耀啊！

△ 沙喃看著一些少男少女拿著紅毛人的琉璃珠佩戴在自己的身上開心地玩弄著。有人正拿著鹿皮交換一把好刀。

## 第八場

時：黎明前 晨

景：沼澤邊草埔

△ 夜，沙地邊的草堆，有兩撮草偷偷地移動著，其中一撮草浮了起來，現出一顆臉上塗滿黑泥的加踏的人頭，加踏滾動著大眼睛看著黎明前的景緻。

加踏：黎明總是現身的好快呀！

△ 另一撮草也浮起了沙喃的大眼睛，兩人頭上插滿草而全身塗滿鹿脂，臉上塗著黑泥，看著濃霧的微亮的天色，隨風飛來的芒絮。

沙喃：你看這被霧水沾濕飛來的芒絮...要是芒絮天未亮便迫不

及待地飛翔，想必鹿群也會趁早出來走動覓食！

△ 兩人繼續在乾燥的沙坑裡以石刀削著竿頭皮。

加踏：和你一起出獵，一定會發生大事，記得那次和你一起發現紅毛人巨帆的清晨嗎？...

△ 沙喃看了一眼加踏。

加踏：...待會兒看我撿倒一頭又高又壯的大雄鹿，讓你大吃一驚吧！

沙喃：仔細挑一隻體弱跑不贏你的鹿吧！高壯的大雄鹿才不怕你這個長髮少年虛軟無力的鏢呐！

加踏：為何加踏會輸給大雄鹿？牠們美麗的鹿茸人人皆搶著要！

沙喃：我真的警告你，別去惹毛大雄鹿，牠的鹿角會撞破你的胸膛，健壯的雄鹿留給發情的母鹿，生更多的小鹿吧！

△ 沙喃咬了一口剛削好的青竿。

沙喃：嗯！好鮮美的芋頭呀！

加踏：...祖母特別為我的出獵在她的芋田裡留了兩株長得好的青芋，昨日下午才挖出來的吶！

△ 沙喃接過芋頭後驚訝地看著加踏。

沙喃：你祖母知道我們要私捕鹿？

加踏：嗯！...哎呀！麻豆社的族人早已習慣私捕鹿的獵人了！

沙喃：看來花布與琉璃珠的誘惑，讓把關的長老會議也無力啦！

△ 沙喃說著又拔開那裝著小米酒的小竹筒，遞給加踏。

沙喃：喝吧！檳榔和酒皆會讓獵人在冷沁的清晨保持身體暖和，四肢靈活...

△ 加踏喝了一口後，又遞回沙喃喝。

加踏：我的鹿皮要向紅毛人換一些上等的煙絲和鋤耙，送給祖母。鋤耙可以幫她更輕鬆地照顧她的芋田，好讓她有時間空閒下來坐在田寮裡抽煙斗。

△ 加踏說著又咬了一口生鮮的芋頭，沙喃也咬了一口芋頭，配了一口酒。

沙喃：不想換些花布和珠鍊送給你想追求的女人嗎？

加踏：當然要！所以幾張鹿皮怎麼夠？我們又何苦讓露水掛滿長髮，一動也不動地守候在這裡等待鹿群從甦醒的密林裡走出呢？

△ 突然間沙喃像是看到什麼似地突然警覺地縮了一下身體，加踏也回頭看著。

△ 遠方的高大茅草叢微微的騷動，一雙美麗的鹿角冒了出來，摩挲了一會後，走出了一頭高壯的大雄鹿，牠踱著謹慎的步伐慢慢走來到低矮的青草地，牠挺立抬頭四處觀察著。

△ 加踏握緊鏢槍慢慢往前移了一下，沙喃的手馬上拉住加踏握緊鏢槍的手。

加踏：( 非常小聲地 ) 我們就在上風處不遠，為何不把握先機衝出去...

△ 沙喃手又遮住了加踏的嘴，眼睛一直專心地注視著前方的大雄鹿。兩人一動也不動地一直觀察著大雄鹿。不一會兒，大雄鹿開始搖尾搨耳，緊接著上百隻的鹿群走出，擁擠地進入這片柔軟的青草地，邊吃草邊抬頭警戒著，加踏已看得張開嘴。

沙喃：( 小聲地 ) 仔細觀察，挑一隻體弱的！

△ 鹿群逐漸地鬆懈下來。沙喃提起鏢槍，以眼神暗示著加踏“我左你右”，加踏點點頭後，兩人便一起撥開草蓬躍了出去，馬上兩人分別擲出五尺長的鏢槍，各都刺中了一頭鹿，所刺中的鹿躍起直奔，鏢槍柄落地，深入肉裡的鏢槍頭繫著一條麻繩，綁拖著落地的槍柄。沙喃緊接著又拉起

弓箭射中另一頭，鹿群驚逃之餘，沙喃又像發狂的猛獸，鎖定尾追其中一頭老弱，跑不快的雄鹿，一旁的加踏早已看得停止奔跑、目瞪口呆，完全忘了他腳下那頭因被他鏢中而跑不動倒地的鹿。

△ 沙喃追上撿倒了第三頭後，跪在雄鹿身邊，加踏眯著眼想看清楚沙喃到底在做什麼，但鹿群奔跑揚起了沙塵讓他完全看不清楚，只見沙喃不一會兒又繼續追上那隻後腿受箭傷而跑不快的鹿，撿倒。這次加踏清楚地看到了，沙喃一刀刺進鹿的喉頭，並且彎下身去吸吮噴濺出來的鹿血。然後沙喃忽然想起什麼，滿嘴鮮血地回頭看向發愣的加踏喊著。

沙喃：我就知道，你一定嚇住了！趕快為你那隻可憐的鹿解除痛苦吧！

△ 加踏發呆地望了一眼躺在他腳前的雌鹿，鮮血正從白色肚腹傷口流出，睜著雙眼，痛苦的喘息著。沙喃邊跑經過加踏前方。

沙喃：牠輸了！牠的軀體將奉獻給你的溫飽，你不該讓牠在死  
前那麼痛苦！

△ 加踏緩緩拔出身上的短刀。

沙喃：...我去找最先鏢中的那頭鹿，牠現在一定躲在林子中，  
被那倒勾的槍頭折磨得痛不欲生吶！

△ 沙喃說著便又往樹林裡跑去了，跑了一段路後回頭對著還  
在猶豫著的加踏喊著。

沙喃：你等我回來教你磨刀剝鹿皮、割鹿肉！

△ 加踏看著遠去的沙喃，又看看腳下痛苦的雌鹿，終於鼓起  
勇氣，一刀刺進雌鹿的喉頭，加踏試著蹲下去吸吮著牠所  
噴出了鮮血。加踏一口一口的吸盡鹿血後，他看著已安息  
的雌鹿一眼，不知不覺地挺起了發燙的胸膛，滿臉鮮血地  
看向遠方。

## 第九場

時：日

景：野地

△ 大火，幾名獵人手拿火把，分頭行走焚燒著就要乾枯的野草。

△ 另一處有數十名獵人及獵犬已關好了火路等待著鹿群出現，沙喃和其父親也在其中。

△ 鹿群警覺地抬頭，遠方的空地耀起了一整片的大火，鹿群驚訝地奔跑。成群的鹿在三方受火攻的草地上，拼了命地往前衝。

△ 守在前頭的獵人慢慢隨著火勢往前驅走，終於看到數百隻的鹿群狂奔而來，獵人們放出獵犬，隨即以標槍、弓箭及腰刀迎接，在烈火的草原中盡情地撕殺鹿群。

△ 焦黑冒煙的大地，獵人們興奮地把鹿群的屍體堆疊成山。沙喃正要扛回所獵的鹿時，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藍色玻璃

碎片，他放下肩上的鹿，好奇地蹲下來一直看著那些藍色的破玻璃。

加踏：沙喃！

△ 沙喃回頭看了加踏和眾獵人一眼，把手上的一片玻璃舉向太陽，眯著眼看著透過玻璃片所看到的太陽光。

## 第十場

時：日

景：母親長屋

△ 沙喃坐在屋前對著太陽看著手中的玻璃片，然後又低頭在磨刀石上將玻璃片的邊磨得圓滑，身邊已經有許多已磨好的玻璃。突然感覺前方有人，沙喃抬頭看，原來是盛裝的瑪絲江。沙喃好玩地將手中的玻璃放在眼前，看著瑪絲江。

沙喃：瑪絲江！

瑪絲江：那是麼東西吶！好漂亮啊！

沙喃：你最漂亮！...看你打扮得如此美麗，好像春天已經來了！你不是一早就去採蛤貝了嗎？

瑪絲江：長老會議午後要召開了，今早我捕魚回來，經過長老達來的艋舨，他特別囑付我順道來叫你，請你盛裝赴會，他說：『小獵人沙喃有可能破例被選入前往台窩灣社拜訪的勇士行列中。』

△ 沙喃欣喜地站了起來。

沙喃：真的嗎？

瑪絲江：我真替你高興，母姨和我母親一定會在長屋設宴款待大家，拿出最好的腐肉和甜酒慶祝！

沙喃：我一定會戴上最驕傲的羽毛帽，鷹的羽毛前往！

△ 沙喃說完便收拾著玻璃放進小袋子裡，回頭往階梯的方向爬。

瑪絲江：別忘了從台窩灣換一盒胭脂增添瑪絲江的豔紅，像春

天的刺桐花喔！

沙喃：(笑著) 瑪絲江如此盛裝，似乎迫不及待要舉行召客會  
飲，把心愛的男人召入你的長屋，牽手渡良宵。

瑪絲江：難道你不知道？那個善跑的長腿貓里今晚就要入贅拒  
絕你檳榔汁的女人家長屋！我是要去參加下午的酒  
宴囉！

△ 原本拿著玻璃袋子就要往屋裡走的沙喃突然停了下來。

沙喃：...喔！...沒人邀請我去喝酒！

△ 沙喃說著便往屋內走去。

瑪絲江：...我猜他們是擔心你憂傷！

△ 屋內的沙喃提高音量，與長屋下的瑪絲江對話著。

沙喃：怎麼會吶！

△ 屋外的瑪絲江也提高音量。

瑪絲江：大家私底下都在講，沙喃的眼中只有鹿皮，只有榮耀！

女孩們都說你的胸膛難以接近！你看不見愛戀你的少女！她們每晚守候在窗口，期待你來彈奏弓琴！只可惜，沙喃全心全意奔馳在野原上，回家卻累得不會唱歌吶！

△ 沙喃又走到長屋門口，手上拿了幾個鐵製的銀環，便戴在自己的臂膀、手腕上，邊對著長屋下的瑪絲將講著。

沙喃：我的鹿皮比任何一位年輕的男人都多！明日就要出發去換回少女們喜愛的花布與珠璣了！

瑪絲江：假如你為了摘下林投花送給女人而被林投樹的多刺所傷，女人們會甘心幫你揉製獸皮布而不計較沒有充足的鹿皮！

沙喃：( 邊戴著銀環 ) ...我只是還沒有喜歡的對象而已，誰說我不會為少女們唱歌彈琴！

△ 沙喃說著便戴上最後一個銀環，笑笑地往屋裡走去，留下不知道該說什麼的瑪絲江獨站長屋下。

△ 屋內，沙喃將一樣樣的配件一一地往身上戴，再以樹脂、紅土所製成的油彩，塗畫在自己的臉上喃喃自語的念著。

沙喃：...神秘的城堡正等候著沙喃呐！...一個好獵人不該太早淪為供應長屋女主人獸肉的奴隸呀！

#### 第十一場

時：日

景：長老會議長屋

△ 長屋裡燒起了一堆火，十幾名長老全部盛裝而坐，沙喃亦在父親的身邊坐著原本披在自己肩上的鹿皮，沙喃父亦頭戴豹皮的裝扮，穿著耀眼絲綢的老者達來講話。

達來：感謝阿立祖的海和草原賜給我們今年的豐收！聽蕭壟社的漁人說，紅毛人在台窩灣的沙汕半島上造起一座巨大高聳的城堡；海船停滿安靜的海灣...紅毛人曾經拜訪過麻豆社幾次，忙於奔馳的獵人也該帶著鹿皮禮貌地探視我們的鄰居...但是我已是個老得跑不動，只能捕魚和看守我牽手田寮的老人，我不想再離開我的長屋了！

△ 達來舉起手中的煙斗指向沙喃。

達來：留給年輕人吧！

尤篤：沙喃與他父親一樣，將來必定是個好獵人！

伊來：就讓這個小傢伙去增長見識吧！

△ 年老的伊來也敲敲手上的煙斗講話，沙喃感到熱血頓時衝上腦門般地坐立難安。

把里：趁現在空閒，北風仍未壯大前出發吧！春天是另一波捕鹿的好季節吶！

△ 達來看著眾人一付興奮附和的樣子，於是冷冷地說出。

達來：必需走陸路...沒有人可以戰勝冬季麻豆港外狂烈的倒風！

△ 所有人突然沉默了下來。

達來：紅毛人的海船巨大得可以四時無畏無懼地來往於廣深的

大海，所以他們不懂得敬畏海洋，貪婪的船腹像飢餓的魔鬼永遠填不飽。麻豆社的獵人也從此感染了紅毛人的貪婪，急著在倒風出現的季節，無畏地想要駕船出海，帶回財貨。...我看過你們貪心捕鹿的樣子...我很憂愁！

伊來：不必為急著帶回財貨，送掉你們的性命！智慧的獵人必需懂得觀察比你們強大的鄰居！不要只聽信他們前來的使者像花一般的嘴巴，這是臨死老人給你們的忠告。

## 第十二場

時：日

景：野地雜景

△ 一行約三十名拜訪大員的隊伍及數十隻的獵犬行走在路上，有人用 Y 型的藤木以粗繩固定架著十幾張捲成一束的鹿皮，有人用一根長竹棍中間像倒吊著一頭山豬般，兩人一前一後地扛吊著鹿皮，但大部份的人都以藤皮揉製的背帶頂在額頭，垂放於肩背上來扛負。

△ 他們走過死亡沉寂的沙崙、走過被野火焚燒過的草原、穿過荊棘遍生的林投叢。

第十三場

時：日

景：溪埔地

△ 一群人來到了溪埔地砍取高大的茅草莖，或刺竹，再以葦草莖網綁做成載物渡溪的浮筏，然後把所背負的鹿皮放上自己所製作的浮筏上。

沙喃父：誰先過岸的就先生火！

△ 獵犬們嗚嗚叫地在冰冷的溪水裡奮力往對岸游去，戰士們個個都已脫去鹿皮衣，露出刺滿戰蹟的紋身，只有沙喃還光溜溜地沒有任何花紋。他們每人抱著自己隨身攜帶的大葫蘆，藉著大葫蘆的浮力，邊踢水邊推著剛製作來載鹿皮的浮筏游向對岸。剛游進水裡的貓羅冷得下巴一直顫抖。

貓羅：溪水真冷啊！

把里：(下巴一直顫抖)等春天走海路就好了，不用這麼危險

和疲累！

沙喃父：(下巴一直顫抖) ...希望天黑前能走到赤崁社...

△ 戰士們發抖地一直往前游著。

#### 第十四場

時：昏

景：大草澤

△ 三十幾名的戰士們又繼續行走在一片濕軟兒高大的大草澤，一踩便陷入泥裡。

尤篤：接近海岸吶，快到赤崁社了噠！

△ 一行人好不容易走出茂密的大草澤，卻又看見前方一大片看都沒看過的甘蔗田，大家好奇地頓了一下。

加勞油：這是什麼草啊？

△ 突然傳來幾聲山羌的低吠和竹雞高亢的叫聲，讓這群戰士門突然停下腳步觀察四周的風吹草動，獵犬們也豎起了耳朵。沙喃父還是領頭走進甘蔗田裡。

沙喃父：要小心了！我們已經在赤崁社的獵場了！

加勞油：聽說赤崁社附近常有一些年輕魯莽的小伙子急著要獵取人頭建立功績，老躲在小徑旁的草叢中等候偷襲，不等來人表明身份！

△ 所有戰士都邊警戒著四周，沙喃父邊告誡著身後的沙喃。

沙喃父：智慧的獵人不會隨意與人拼鬥，即使在荒野落了單，麻豆社的眾神無法庇祐，也能保住自己的頭顱全身而退，那才是勇氣，才算是合格的戰士。

**第十五場**

**時：黃昏**

**景：赤崁社農田**

△ 麻豆社的戰士們在甘蔗田裡就看見了外面的景象，他們目瞪口呆地緩緩走出，甚至忘了警戒，他們看著前方這塊火焚過後焦黑的田園上，一群漢人正在工作著，為首的一名瘦弱的漢人拉著一頭水牛正在犁田，後方的另一名漢人緊握著木柄控制方向，還有一些漢人排成一排以鐵鋤挖掘水道。這三十幾名戰士真是對這景象看傻了眼。

貓羅：漢人真是成天與爛泥和種子為伍的民族，不喜歡奔跑，不會打獵，耕土翻田到太陽下山了還無法休息，多奇怪的民族啊！

把里：那頭灰黑的巨角獸到底是...

△ 那名拉著水牛的漢人回頭時發現了麻豆社的戰士們，便驚慌失措地調頭就大呼小叫地跑，所有漢人們都丟下手上的東西就跑往後方的一間小竹屋。原本那名跟在水牛後方，緊握著木柄控制方向的年輕漢人反而是往走向麻豆社的拜訪隊伍來。以流俐的西拉雅與問候著。

年輕人：我是大羅皆，是這處田園女主人的兒子。

△ 遠方竹屋裡跑來兩名赤崁戰士和三名全副武裝的紅毛士兵。

沙喃父：我們是麻豆社的親戚，帶來去年獵獲的鹿皮來拜訪赤崁社，想和紅毛人交換美麗的花布和珠璣。

△ 此時兩名赤崁戰士和三名全副紅毛士兵趕到。他們看到來訪者與大羅皆的交談沒有敵意，便鬆懈了下來。大羅皆介紹著其中一名赤崁勇士。

大羅皆：這是我的母舅乃里，村中有名的戰士...（指著沙喃父）麻豆社的親戚，來交易鹿皮的。

乃里：失禮吶！我請他們去通知長老們和紅毛人，你們可以放心通過了！

△ 乃里對另一名赤崁人比了個手勢，那人便馬上先跑離開，其他一行人便邊走邊聊地走在剛被水牛犛過的田。

尤篤：你怎麼讓漢人翻攪你的田地呢？

乃里：喔！赤崁人把田地租給紅毛人，紅毛人再顧用勤勞、善於農事的漢人來耕田。

沙喃：這種巨獸拉的鐵器很厲害，輕輕一推，泥土無論多麼乾硬都翻開了！

大羅皆：那種鐵器叫“犁”，這巨獸叫水牛，是紅毛人自一個叫“巴達維亞”的城市運來給漢人耕種用的。

乃里：漢人耕種的方式很神奇，他們在同一塊地上翻鬆、耕耘、施肥，把田地照顧的很好，去年長出來的米多得吃不完！

大羅皆：聽說他們原鄉人太多而地太少，很多窮人沒有一塊土地可養活自己，哪像我們，荒埔地多得沒人要。

△ 火紅的夕陽映著走在翻鬆田裡的眾人。三名紅毛人走在隊伍的最前方。

沙喃父：每一塊祖先阿立的土地皆有用處，只是我們西拉雅人的生活方式和漢人不同。

大羅皆：你看！那一塊塊美麗的田園已經逐漸被開闢出來，窪地闢成水田種稻米，旱地闢成這種草莖甜美多汁，可以榨糖的蔗田；這一切都是強大的紅毛人所帶給我們的，紅毛人對我們很好，赤崁人只要坐著收租，如此，我們就有時間多打獵，多一些的鹿皮可以換取更多的財富。

目加禮：...赤崁社的鹿場都變成了田地，還會有鹿群嗎？

△ 一直都沉默的目加禮講出了這話之後，所有人都安靜了。

安靜地走在這夕陽餘暉的田地裡。

## 第十六場

時：夜

景：赤崁社集會所

△ 赤崁社集會所的屋頂上飄著一根紅白藍的三色旗，集會所火光通明，非常熱鬧，不時有婦女們上下木梯端上酒肉。

△ 集會所內，紅毛頭領阿龍索、麻豆人、赤崁長老和幾名身穿華麗狗毛服的尊貴的女性等都圍著火堆席地而坐，地

上擺滿了許多的食物，有鹿肉、芋頭、竹筒飯、飯團、腐魚、醃豬肉、野生香蕉、椰子、石榴、檳榔和小米酒，應有盡有，非常豐盛。席間不斷的有婦女走動，一位年老的赤崁社長老說話。

赤崁長老：紅毛人繁榮的市集為在對岸台窩灣巨大的城堡下，  
明日一早我們的艚船送貴客到對岸去，請盡情地抽煙喝酒吧！

△ 沙喃從門口的方向望出去，看見對岸模糊的城堡。大羅皆  
看著沙喃的方向，起身走來。

大羅皆：我很喜歡你胸前的鯨骨項鍊，一匹布跟你換！

沙喃：不行，那是我父親送的，算你有眼光，五匹布。

大羅皆：...三匹布，兩匹花布送女人，一匹麻布男人穿，再多  
便罷！

沙喃：...讓我考慮，今夜晚宴結束後回答你！

大羅皆：喝酒！

△ 大羅皆舉起盛酒的椰瓢敬沙喃，沙喃也回敬。突然紅毛頭領阿龍索大聲地以西拉雅語夾雜著荷語生硬地講著。

阿龍索：麻豆社的戰士們，我們尼日蘭與赤崁情同手足，你看我們的長官對赤崁人多麼仁慈，帶給他們的財富又多麼的優渥！只要麻豆人願意臣服於我們尼日蘭的名號之下，為我們荷屬東印度公司效力，我們的軍隊會保護麻豆社的權益和土地，保證你們會有收不完的租賦...你們看你們的赤崁朋友不必辛苦工作，只要快樂自在地奔馳於原野遊獵，等著秋天粟米成熟收租便行了！

△ 沙喃父轉頭去輕聲地問旁座的赤崁長老。

沙喃父：容我冒昧求問，赤崁社已經臣服於紅毛人了嗎？

赤崁長老：...把力量強大的火槍和鋼刀對準你的脖子，雙手又捧來誘人的財寶，你要選擇臣服亦或敵人？紅毛人是個大災難，赤崁人是不得已的，朋友，別步我們的後塵。

△ 沙喃專心而驚訝地聽到，又回頭看著那似乎酒醉了的紅毛人阿龍索。

阿龍索：...我們的牧羊人已經在前來的航行途中，他們的崇高德行將帶領赤崁人脫離野蠻的禁忌與信仰，帶領各位認識宇宙唯一的真神...

△ 那穿著華麗狗毛服的赤崁尪姨不悅地放下手中的食物。

尪姨：我們已經有諸神眷顧土地，祖先阿立庇祐子孫，不需要紅毛人唯一的真神！

△ 阿龍索一付不屑地。

阿龍索：天國唯一的真主，是我們強大的庇祐，哪是你們那個叫阿立祖的陶壺所能比的呢！

△ 眾人都不高興而驚訝地，目光都看向那穿著華服的尪姨。

阿龍索：我們尼日蘭靠著我們真神的應許，要將福爾摩莎將被建造成天國，米糧、蔗糖、鹿皮的樂園！哈哈...喝吧！我越來越愛這甜美的米酒了吶！哈哈...

△ 那尪姨氣憤地離開，經過莎喃身邊時還嚴肅地看了沙喃一眼，讓沙喃的心裡著實地震了一下。

沙喃 (OS)：是我嗎？是我嗎？...是我身上的詛咒帶來整個西

拉雅的災難嗎？是我嗎？

△ 沙喃忐忑不安的心情看向長屋外，遠方模糊的堡。

沙喃 (OS)：庇祐紅毛人強大的真神到底是何方聖靈？

#### 第十七場

時：日

景：赤崁草地連內海

△ 阿龍索與乃里帶著麻豆社一行人經過刺竹林與林投樹，阿龍索宿醉般地敲敲自己的腦門。

阿龍索：萬能的主啊！我昨天到底是喝了多少？

△ 大羅皆自後方跟跑上來，湊到沙喃身邊。

大羅皆：麻豆人！決定要讓出鯨骨項鍊了嗎？三匹布。

沙喃：...好！三匹布外加為我們帶路！你得幫我換得好東西！

大羅皆：包在我大羅皆身上！我正在學習紅毛人的語言，並且打算弄懂那些畫在皮革或油紙上的海圖符號。那些符號很神奇，紀錄著偉大的秘密與智慧，紅毛人不必經過口傳，就能以眼得知前人的故事或朋友的訊息，以及如何航海的智慧，還有一本畫滿符號，充滿權力的“聖經”，只要能掌握那些符號就能掌握權力...

沙喃：你知道的還真多啊！

△ 沙喃才一轉身便看見了內海上忙碌往來著許多大大小小的船隻及一些臨時的漢人街市，遠方的沙洲上，高大碉堡雛型。所有走出林投樹叢的麻豆人皆嚇住了。

貓里：從沒看過那麼多那麼大的阿滿！

把里：台窩灣吶！...

△ 麻豆社的戰士們分別坐在兩艘赤崁人的小舢板航行於熱鬧的內海上，沙喃父和阿龍索及赤崁人乃里坐同一艘帆船，沙喃和大羅皆及買投坐同一艘獨木舟，一起操槳。他們邊講話邊看著一艘艘的漢人漁船佔滿著內海，上頭還有許多的漢人工作吆喝並且好奇地一直看著這群麻豆人。

貓里：怎麼全都是漢人？

大羅皆：這些漢人漁夫不會久留的，他們只是為了順著北風而來烏魚群。

△ 買投邊操槳邊看著安靜的水面。

買投：如今是北風凶暴的季節，而這台窩灣的海面卻如此的溫柔...難怪會選中這裡，真是一座安靜迷人，適於泊船的樂園！

沙喃：買投從沒來過這裡嗎？

買投：不曾吶！麻豆社的漁夫乘船出海，很少越過蕭壟社的漁場，即使是交易也是透過蕭壟社換來赤崁人或台窩灣人的花布鐵鋤。

△ 此時一艘大荷蘭商船行過小舢板旁邊，搖晃中所有人皆抬頭看著那又高又巨大的商船。船上的水手朝下方的阿龍索及士兵打招呼。這船引來麻豆人好奇地議論著。而沙喃卻安靜地看著船頂上那迎風透光，令人暈眩的三色國旗。

阿龍索 ( OS ) : 哈 ! ...我們的牧羊人來了 !

△ 此時走到三色旗前 , 出現在沙喃眼前的是甘地紐士牧師 ,  
沙喃看著甘地紐士牧師對著下方的舢板微笑揮手。

## 第十八場

時 : 日

景 : 台窩灣

△ 阿龍索帶著一群麻豆戰士走在滿是泥濘的土地上。許多與  
他們擦身而過的漢人都會看他們一眼 , 麻豆人看見了不遠  
處有一些包著頭巾的台窩灣社的人正在長屋下以薯榔所榨  
出來的紅汁染著漁網 , 也有些正在處理一些漁獲。

沙喃父 : 想不到台窩灣社已經快被異族人給淹沒了 !

買投 : 傳說中的台窩灣社 , 快消失吶 !

△ 沙喃看見台窩灣社的某間高腳長屋裡走出一位抱著一個木  
盆的美麗女子 , 那女子同時也看了一眼沙喃的方向便又走

開。此時傳來一陣打鼓聲，所有人看了過去。

大羅皆：啊...今天剛好有囚犯要執行死刑...

阿龍索：哈！你們好運氣啊！帶你們去看看吧！

△ 麻豆社人隨即又跟著阿龍索往建造中的城堡走去，他們邊看著高聳的城堡，和一波波自四面八方圍觀過來的漢人。

乃里：麻豆社的朋友，看緊自己身上的鹿皮了！別讓漢人給摸走了！

△ 他們來到了城邊的一處空地，一座大木架中間有五個圓形的麻繩套環。阿龍索邊帶著麻豆人走到吊刑台的旁邊。這時一名黑人囚犯和一名荷蘭人囚犯的手被綁起來，經過麻豆人身邊，被押爬上到吊刑台的階梯，兩人均緊張地發抖著。

阿龍索：這兩個水手上個星期喝酒醉殺了一名中國商人...

△ 此時吊刑台的另一側走來了剛剛才下船的甘地紐士牧師和卡隆慰問師及努易茲長官等人。

阿龍索：啊！乃里，等會兒請你招呼這幾位麻豆社的朋友到城

下那邊和商務員交易！我去和剛來的牧師打聲招呼。

△ 阿龍索說著便和身邊的一名隨從便往甘第紐士牧師的方向走去。大羅皆指著卡隆，告訴沙喃。

大羅皆：站在牧羊人旁邊那個人我認識，他們都是紅毛上帝的僕人，他們甚至可以喝止風雨...

△ 沙喃注意看著卡隆。

尤篤：為何紅毛人要吊死紅毛人吶！

大羅皆：紅毛人的法律是公平的，不管是什麼人，只要是犯罪就要受到處罰。

△ 沙喃看著阿龍索走到牧師旁邊，虛偽地向甘地紐士牧師及努易茲長官和幾名隨行的官員握手致意。牧師爬上台階，就把手放在跪在地上淚流滿面的囚犯頭上，甘地紐士牧師嘴裡念念有詞，下面的人根本就聽不到牧師說了什麼，沙喃看著牧師唸完後後離開，押著囚犯跪著的士兵馬上就將囚犯拉起，將麻繩套在兩人脖子上。沙喃看著牧師走下台階後，隨即與慰問師卡隆、努易茲長官、阿隆索等人離去。此時掉行台上的士兵大喊一聲。

士兵：行刑！

△ 此時正要離去的卡隆回頭看了一眼吊刑台的方向，剛好兩名囚犯腳下的木板被拉開，兩人瞬間落在沙喃面前懸空吊死。沙喃再看回去卡隆的方向，已不見甘第紐士和卡隆等人的蹤影。

△ 此時圍觀再一旁的漢人也散戲般地四散離開，使得這群高人一等的麻豆社人站得更緊密。

## 第十九場

時：日

景：城堡下

△ 許多商人正運著大批的貨等待交易，沙喃等一群麻豆戰士同樣地在此地顯得孤單而特殊地聚在一起，等待交易得有日本人、漢人和一些包青巾的赤崁人。不一會兒，一名商務員自城裡走出，所有人便往前聚集。那商務員拿出一張單子大聲念著。隨後，又有許多黑人背著貨物走來。

商務員：三張鹿皮，一批布...

△ 此話一出立刻引起麻豆人的騷動。

沙喃：那傢伙說謊！他們到麻豆社去，很有禮貌的在阿立祖前的向壺前宣稱，二張鹿皮換一批布，沙喃記得和岩石一般長久，不會忘！

沙喃父：怎麼我們親自把鹿皮背來，反而不值錢吶！

乃里：不必著急的像樹上的猴子！公司的職員皆喊這個價！他們公正、誠實，一手拿你的貨，另一手便將你要得拿出來，而且貨真價實，與他們打交道不怕吃虧，只是貴了一點；因為冬天的鹿皮進來太多了，而靠船進來的布太少，要怪就怪憤怒的大海，是他令大船懼怕不敢出海！...我們先到前面去看看他們的貨再說吧！

沙喃父：大家記得看緊自己的鹿皮啊！

△ 乃里說著便往前走，一群麻豆人心不甘情不願的跟在後面。這時大羅皆湊到沙喃身邊小聲的說著。

大羅皆：想不想多換點東西啊？...不過要冒點險...

△ 沙喃疑惑地盯著大羅皆，輕輕地點頭。

大羅皆：跟我走！掌緊腰刀了！

△ 兩人偷偷地脫隊離開消失在人群中。

## 第二十場

時：日

景：漢人街市連郭懷一屋內

△ 沙喃和大羅皆兩人走在髒亂的漢人街道裡，除了少數幾間是簡陋的木造屋外，大多識破布蓬搭起的營帳。到處都是漢人虎視眈眈的眼神，有人搬運東西，有人在屋旁煮著早飯，有人聊天，沙喃越是害怕，越是驕傲地乾脆把原本披在被上的鹿皮披風給取下，在寒冷的冬季露出赤裸健壯的身體，但一旁的大羅皆馬上又幫沙喃把鹿皮披了回去。

大羅皆：好獵人要學會如同野獸般的隱沒，否則將被獵殺。

△ 沙喃看了大羅皆一眼，此時聽到一名漢人以生硬的西拉雅語喊著。

郭懷一：內陸來的捕鹿人，你的鹿皮打算換些什麼好東西？

△ 兩人抬頭看見幾個蹲在屋前吃飯的漢人，為首的郭懷一放下手上的碗筷站起，小心地看看四周。

郭懷一：...進來談吧！

△ 沙喃猶豫地看著大羅皆，郭懷一先進入屋內，也蹲在一旁的劉貴叫著兩人。

劉貴：進去吧！你們不會後悔的！

大羅皆：進去吧！他們是偷做走私的漢人，在街上交易會被紅毛人逮捕的。

△ 沙喃和大羅皆對看一眼後，還是脫下身上的鹿皮披風，兩人一起往那些漢人的營帳走去，沙喃和大羅皆小心地走過那些蹲在地上吃飯的漢人，而那些漢人也抬頭一直盯著兩人進屋。

△ 兩人一進到裡面，便看到堆得亂七八糟的東西，髒亂得令人不舒服。

郭保：阿兄！快一點，快要開工了！

郭懷一：好啦！你們吃飽先去！

△ 兩人警覺地看了外面一下，又看了裡面得郭懷一用腳將地上的雜物清出一個空間。

郭懷一：二張鹿皮一匹布...內陸人，你的鹿皮想換什麼？

沙喃：我要一匹布、一些煙絲、有沒有生鐵，我的箭簇需要換新的...像你身上的衣服，我也要一件...

大羅皆：不要拿死人穿過的舊衣裳給他，要新的唷！而且上衣連褲子算一套，不要讓他光著屁股被人家恥笑！

郭懷一：(笑著)別急別急...我這裡什麼都有...

△ 郭懷一掀開一個布蓬，裡面堆的亂七八糟，但是卻是應有盡有。沙喃的眼睛一直盯著一把精美的日本弓。

郭懷一：要不要美麗的珠璣項鍊和胭脂送給女人？我的兄弟藏有不少這種好東西，我跟他們調調看？

△ 兩人沒有說話，郭懷一順著沙喃的眼神看見了沙喃的渴望，便抽出那把日本弓給沙喃。

郭懷一：內陸來的朋友，有這個赤崁人陪著你，保證不會吃虧上當，我可以算你便宜一些，交個朋友...十張鹿皮，那把弓給你，機會難的唷！

△ 沙喃面有難色地看著自己的鹿皮和這日本弓。

沙喃：可否幫我留著這把弓，我的長屋裡堆放著更多的鹿皮。

這一趟路背不了那麼多。

△ 郭懷一楞怔地一不說話。

沙喃：我不從內陸來，我的村社在北方的倒風內海，蕭壟人的  
漁場再過去便是！

郭懷一：...麻豆人！

## 第二十一場

時：日

景：熱蘭遮城下

△ 乃里帶著麻豆社的戰士們在正再看貨交易。沙喃父東張西  
望地找不到沙喃。

沙喃父：沙喃...沙喃！...加勞油，看見沙喃沒有？

△ 沙喃父跑去找也在看貨的乃里。

沙喃父：乃里！我們家沙喃不見了！

△ 乃里也抬頭和大家一起四面找著。

乃里：大羅皆呢？...他是跟大羅皆一起的吧？

第二十二場

時：日

景：郭懷一屋內連漢人街市

△ 郭懷一 一邊把沙喃要的貨物都放進了麻布袋裡邊講著。而沙喃卻注意到了角落有一個打破的玻璃壺。

郭懷一：日本弓我幫你留著...這把小刀送給你，交個朋友吧！

△ 郭懷一 把一根斧頭放進麻布袋裡後，又從身上掏出了一把小刀。但沙喃卻指著那個破的玻璃瓶。

沙喃：那個破壺也送給我吧！

郭懷一：( 笑笑 ) 好！都給你...

△ 沙喃高興地朝大羅皆笑笑，馬上就走去拾起那個破玻璃瓶，丟進麻布袋裡。這時外面卻傳來女人和男人的喊叫和爭執聲。沙喃馬上背著獲救跑出去，大羅皆和郭懷一也跟著走出去。

漢人：抓起來！抓起來！別讓她跑了！

女子：那是我的魚！我父親從漁夫灣捉來的魚吶！

△ 沙喃走到外面，外頭已圍了一堆漢人，沙喃提著麻袋往前走去看看。以漢語回嘴的是一位台窩灣社的美麗女子阿蘭納，她已跌倒在地上。一個矮壯的漢人大吼著並作勢要打。

矮壯漢人：你這個番婆！...你們大家說說看，拿這簍臭魚來準當算...

△ 那矮壯漢人看著躺在地上的阿蘭納豐滿誘人的身材。

矮壯漢人：我今天要把被你這番婆騙走的布料和珠璣收回來！

△ 那漢人說著便走去，一把抓著阿蘭那胸前的沙龍布。阿蘭納被抓得整個人站了起來，整個人比那矮壯的漢人高了半個頭。淚汪汪的眼睛，卻不認輸地護著自己胸前的衣服和琉璃珠項鍊。沙喃看著四周的漢人正偷瞄著阿蘭納那彈跳欲出的乳房竊笑著。

阿蘭納：你這老鼠臉的騙子，為什麼拿走我的魚又要搶回布！  
不怕台窩灣的向魂降病咒死你...

△ 又有幾個漢人走去要強行脫下阿蘭納身上的衣服，沙喃和大羅皆互看一眼，但大羅皆卻膽怯地沒反應。沙喃忍不住

憤怒馬上提著麻袋擠出人群，用力推開那些的漢人，然後  
狂野地抖動粗壯的雙倍和大退作戰鬥喝阻狀，並發出低吼  
聲。那些猛然被撞開的漢人踉倉地到退幾步之後，馬上拔  
出腰間的小刀，那為首的矮壯漢人大罵。

矮壯漢人：幹你娘！你這沒穿衫褲的憨番，從哪棵樹跳下來  
的！

其他漢人：給他死啦！野番最補！

△ 大羅皆拔出胸前的鋼刀跑到沙喃身後吼著。

大羅皆：誰先來！誰先來頭就先讓我這內陸來的朋友割去爽，  
他剝鹿皮習慣啦！殺人比殺鹿輕鬆囉！

△ 那些漢人確實嚇得不敢說話，大羅皆輕聲地告訴旁邊的沙  
喃。

大羅皆：你這嗜血的追鹿人太衝動吶！我們對付不了這麼多的  
猴子！

沙喃：別忘了你是赤崁社的戰士，你的刀銳利得連岩石都切得  
下！

矮壯漢人：別怕他！別讓這兩個憨番在我們的地盤嗆鬚...卯鳥

給他割下來餵鯊魚，看他還叫不叫！

郭懷一：誰的地盤吶？

△ 郭懷一自人群中走出，那矮壯的漢人心有畏懼卻又不甘心  
地大吼。

矮壯漢人：阿一仔，你別管我的生意！

郭懷一：你剛剛說東勢角這邊是誰的地盤？我沒聽清楚！

△ 沙喃因為聽不懂漢語，而顯得緊張，反而是身後的阿蘭納  
伸手搭著沙喃的手臂安撫著，沙喃也回頭看了美麗的阿蘭  
納一眼。一名高瘦的漢人回答著郭懷一。

高瘦漢人：阿一大仔，阮兄弟只是想和這小姑娘開開玩笑，誰  
知道撞進來兩個拔刀的野番！

郭懷一：刀子收起來啦！殺來剝去，等一下全給紅毛仔捉去吊  
死城門下，多難看，到底是啥代誌？

△ 那群人還是不願把刀收起來，阿蘭納卻搶先理直氣壯的開  
口。

阿蘭納：他拿走我的漁獲又要搶我身上的花布和琉璃珠！

郭懷一：欺負一個小女子還有格做大鱸鰻？

瘦高漢人：阿一大仔，你誤會啦！這個番婆他老爸向阮大仔

『賒』一些花布，欠到現在利息生了幾十隻魚都還不夠，竟然就拿這隻爛魚來堵債。

大羅皆：台窩灣社鹽漬的腐魚本來就是最高級的菜料，這女人沒騙你！

△ 郭懷一看看阿蘭納想了一下。

郭懷一：好啦！別為難人家啦！這女人欠你多少記在我身上，待會兒到我營帳裡來拿！好不好？看我面子，刀子收起來，給紅毛仔看到不好處理。

△ 郭懷一回頭對阿蘭納和大羅皆、沙喃說著。

郭懷一：你們先回去吧！

矮壯漢人：駛你娘！你扮什麼英雄啊！擋人家才路算什麼江湖規矩！...他欠我們的利息要二十張鹿皮，你捨得付嗎？

郭懷一：二十張鹿皮...你放高利，吸血吸到我這裡啊？

△ 郭懷一也被激怒地拔出胸前的短刀，圍在人群中的郭懷一兄弟們也紛紛拔刀走出相挺。

郭懷一：這裡東勢角是誰的地盤，你剛還沒回答我！

△ 這幾個莽撞的漢人有點退縮地緊張，這時遠方約十幾名台窩灣的戰士跑來。

阿蘭納父親：阿蘭納！...阿蘭納！

阿蘭納：阿瑪！（父親）

△ 那群莽撞的漢人更是嚇破膽地拔腿就跑，那矮壯的漢人臨走還死盯著郭懷一。台窩灣社的戰士圍向阿蘭納，郭懷一走過去沙喃身邊。

郭懷一：你們快先走吧！回到紅毛人可以保護你們的營地，不要逗留在街巷裡，他們會帶更多的人來向你們討面子。

沙喃：你呢？

郭懷一：我不會硬拼的，我還想做生意！他們也不敢對我怎樣，我們之間的事沒那麼簡單！...快走吧，後會有期！

△ 郭懷一以江湖人的告別方式對沙喃和大羅皆行個拱手禮。

沙喃稍微猶豫了一下，便馬上和大羅皆一起跑走，但仍不

時回頭看著阿蘭納和其家人，阿蘭納也一直看著跑遠而來不及告別的沙喃。

## 第二十三場

時：日

景：城門下

△ 交易人潮正熱絡，一群麻豆人卻無心交易楞在牆角無助地四處看著。

加勞油：沙喃！沙喃在那邊！

△ 不一會，沙喃和大羅皆自人群中興奮穿梭跑來，大家都生氣地罵！

沙喃父：你這年輕莽撞的獵犬！知不知道這裡是哪裡啊？

尤篤：你的鹿皮呢？

△ 沙喃仍掩不住興奮地打開麻布袋給父親看，父親看著麻袋裡的東西也驚訝地高興，大家也都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探頭探腦地搶看著，一群麻豆人終於有了笑容。

## 第二十四場

時：夜

景：麻豆社雜景

△ 夜，男孩們的長屋門前，一串用簡單的竹子和麻繩綁起的玻璃碎片，在夜夜風中叮叮噹噹地響著，並閃動著彩色的月光。兩名長髮男子走出，跑走。遠方船來彈奏弓琴的聲音。屋裡已經近乎空盪盪。又有一人醒來，越過另一人，那人也跟著醒來，拿了葫蘆裡的弓琴就跑出。

△ 熱鬧的夜裡，許多年輕人拿著弓琴在心愛的女人長屋窗前彈奏唱歌，好不熱鬧。

△ 老人達來的屋裡，達來和其妻子被這新弓琴聲和歌聲吵得無法入眠。

達來：這些女孩們怎麼還不開窗，好快招這些發情的公狗進屋去？

△ 長髮加踏趁夜在瑪絲江家窗前彈奏著弓琴邊唱歌，遠方還傳來許多男人的弓琴聲及情歌，正巧有一人經過。

加踏：里達！長屋裡還有沒有人？

里達：還有個沙喃吶！

加踏：是啊！永遠都只有沙喃！

△ 這時遠方的長屋已有一人被招進長屋,加踏看見了,更是急著邊偷偷輕喊著。

加踏：...瑪絲江...瑪絲江...

△ 加踏邊心不在焉地唱歌,邊一直喊著瑪絲江的名字,這時遠方又有一人被招進長屋了,隨即瑪絲江終於開窗,加踏興奮地一溜煙地跳進。

△ 沙喃在長屋裡被他掛在長屋窗前的玻璃風鈴聲給吵醒,他一直看著玻璃風鈴叮叮噹噹的聲音,又摸摸他身上的大員堡紋身,微微地笑著。

△ 老達來屋內,才剛睡著的達來馬上又被一陣的弓琴聲及歌聲吵醒。他已經煩得不想說,只是嘆了口氣。

△ 男孩長屋裡，沙喃坐在屋裡對著玻璃風鈴彈奏弓琴唱情歌。

△ 瑪絲江長屋裡，加踏和瑪絲江。在床上親密著。

△ 一間間屋裡的男歡女愛。

## 第二十五場

時：日

景：樹林野地

△ 沙喃帶著獵犬在稀疏的樹林子裡，正模仿著猴子的叫聲，想引來遠方樹上的猴子，果然有幾隻猴子從樹上跳過來，就再沙喃舉弓要射殺時，突然注意到一旁有動靜，他回頭，原來是一隻雄鹿，於是他便馬上轉移目標，要射殺大雄鹿，但隨即在雄鹿的後方又出現了一頭母鹿，兩頭一前一後地回頭看著沙喃不動，沙喃也沒射出箭，只是瞄準看著兩頭鹿。兩方安靜地對峙著，反倒是樹上的猴子不安靜地亂叫，沙喃身旁的獵犬也莫名其妙第一直看著沙喃和鹿集猴子的

方向。

- △ 沙喃帶著一隻死猴子掛在肩上當戰利品走出森林，在野地走著，走著走著，不遠處驚起了一隻雉雞飛走，獵犬飛也似地衝出去捕捉。

## 第二十六場

時：日

景：麻豆社

- △ 熾熱的中午，沙喃肩上掛著一隻死猴子，手裡提著一隻死雉雞走進麻豆社，與望樓上執勤的年輕戰士比了個招呼。

- △ 母親的長屋。沙喃遠遠走來看見母親正在屋前釀米酒。

沙喃：伊拉！（母親）

- △ 沙喃走來將手上的戰利品交給回來要交給他母親，順手拿起了椰瓢舀了一瓢剛釀好的小米酒喝，母親邊收下獵物走

進屋裡邊講著。

沙喃母：沙喃...上午有幾名漢人裝扮的赤崁人來社裡收購鹿皮，我把你存下來的那些毛皮拿去換了一些珠璣花布，好讓你去送情人...

沙喃：哪來的情人吶？你自己留著用吧！

△ 沙喃母邊說邊走出來，拿了一件紅色的狗毛衣走出。

沙喃母：那些人順便為你帶來了赤崁人大羅皆的口訊...

沙喃：大羅皆！

沙喃母：...說這件狗毛衣是一個台窩灣社女子阿蘭納託送給你的。

△ 沙喃驚訝地皆過那件狗毛衣，母親一直對那件狗毛衣發出讚嘆。

沙喃母：這麼精美的一件狗毛衣，至少也要花上一兩年吧！光是收集這些狗毛...

△ 沙喃幾乎聽不完母親的話，馬上就帶著狗毛衣跑掉，一直

就跑回男孩的長屋裡收起吊再門前的玻璃風鈴，用一張猴皮小心地包著，放進大葫蘆裡，又帶著他的弓琴，便一口氣直接跳下長屋的階梯，嚇到了剛回來的加踏，當加踏還一臉莫名其妙的同時，沙喃的父親和母親帶著一捆鹿皮和花布珠璣跑來。

沙喃母：沙喃！沙喃！等一下...

△ 沙喃父將手上的東西交給他。

沙喃父：別讓女人沖昏了你的腦袋，不要遠離沙汕，記得遇到危險時，報上長老的名號，送上鹿皮，別忘了要先顧好自己的人頭，才能對愛人彈琴唱情歌啊！

△ 沙喃回頭得意地笑了一下便又跑了，一旁的加踏還沒想通地走到沙喃父母的身邊，一些不知情的人也紛紛圍了過來。

加踏：沙喃去哪裡吶？

沙喃母：(笑) ...我們沙喃找到愛人了！

△ 望樓上的戰士看著沙喃跑遠，興奮的沙喃一路跑一路笑，  
一直跑一直跑，直接就跳進溪邊的一條小舢板裡，高興地  
划行而去。

## 第二十七場

時：日

景：倒風內海連黑森林

△ 沙喃興奮地操槳順著河道滑進內海。在順著隔離內外海的  
沙汕航行。

INS △ 沙喃回憶著阿蘭納的眼神，及安撫沙喃的手臂還有台  
窩灣戰士叫名字時，阿蘭納的反應。

△ 沙喃想著那些畫面，不禁地又笑又喃喃自語地。

沙喃：阿蘭納...阿蘭納...阿蘭納...

△ 正當沙喃興奮之際他滑過一個彎道，看見不遠方的沙汕有  
許多蕭壠人的捕魚小船正在捕撈漁獲，沙汕上還有幾間茅

草搭建的漁寮，沙喃緊張地馬上改換方向往內陸沿岸的方向滑去。透過一些隱密水樹的遮蔽，沙喃快速地想滑過蕭壟人的漁場，正當沙喃快速操槳時卻不小心衝出到一片沒有水樹遮蔽的地方。意外地碰到了一群在岸邊撈魚的蕭壟社婦女。蕭壟社婦女看見社的男人，先是一愣地與沙喃對看著，然後又看見小船上不同的雕飾，便瞬間尖叫。

婦女：麻豆...麻豆人入侵啦！麻豆人入侵啦！

△ 婦女們紛紛逃跑，在不遠處的沙汕捕魚的蕭壟社戰士吃驚地馬上迅速駕船滑游過來。沙喃馬上舉起鹿皮想試著解釋。

沙喃：我是麻豆社獵人沙喃，我準備了鹿皮想借道到台窩灣...

△ 蕭壟社的漁船彼此吹起了海螺，使更多的船追了過來。沙喃發現情勢不妙便上放下鹿皮操槳逃命。後方越聚越多的蕭壟漁船、鎮天的呼喊聲一直往沙喃追來，沙喃嚇得拼命地操舟，沙喃看見前方一大片巨大水樹林，沙喃拼老命地滑進水樹林裡，一直往森林的深處滑去。

△ 蕭壟人兵分三路想包抄沙喃的小船，沙喃拔出腰刀砍斷絆住小船前進的藤蔓，撥開越來越濃密的樹叢，他發現水道越來越淺，而且聞到了腐敗的沼氣，他刺鼻地遮了一下鼻子，確定船真的滑不動了，他跳下水想拉船上陸地，但一跳下船便身陷泥沼裡，越陷越深，他緊急扳住船沿，用力想掙扎起。

△ 還在水道裡的蕭壟人不敢再前進地制止彼此停在濃密的樹叢外，他們心有不甘詛咒著沙喃。

蕭壟人：麻豆人！你活不了了！沒人能活著走出我們蕭壟人的黑森林。

△ 沙喃奮力地再度爬上船，他已筋疲力盡地躺在船上，自大葫蘆中絲開一小塊布，綁住自己的口鼻，邊聽遠方蕭壟人的叫囂詛咒，邊喃喃自語地求森裡的鬼魂饒命。

蕭壟人：你闖進了鬼魂之地，就讓我們蕭壟黑森林的大水怪來毒殺你這搶我們女人的麻豆人！...麻豆人，快出來乖乖獻上你的人頭吧！

沙喃：蕭壟社的鬼魂啊！森林的水怪啊！饒了我這可憐魯莽的

麻豆人吧！我心愛的女人在台窩灣等著我去向他彈奏  
弓琴、唱情歌吶...

- △ 沙喃忍著就快昏厥的身體，用力自泥沼裡把船滑向一棵大  
樹，他背起身上的東西，爬上樹，向猴子一樣地一棵一棵  
地跳過，但卻迷路般地停下來四處張望，嘴裡仍不斷地求  
饒。

沙喃：蕭壟社的鬼魂啊！我無意冒犯，請別奪走我的生命，我  
年輕的身體還沒經歷過美麗的愛情...我台窩灣社的  
情人正等著招我進她的長屋品嚐吶...指引我出路吧！  
蕭壟社的鬼魂啊...

- △ 沙喃終於視線越來越模糊地失去平衡，摔跌下樹，疊在一  
大片滿是濕滑的枯葉上。嘴裡仍然不斷地求饒。

沙喃：饒了我吧！蕭壟社的祖靈和樹神...饒了我吧！...我無意  
冒犯，只是為了要去台窩灣迷了路...饒了我吧！我的阿  
蘭納再等我吶！

- △ 沙喃念著念著，眼前終於一片漆黑地昏厥了過去。

## 第二十八場

時：日

景：內海海灣連黑森林水域（夢境）

△ 沙喃乘著小船順流而下，看見阿蘭納正獨自在海上沙汕捕撈漁獲，沙喃的船沒停下來，阿蘭納也沒抬頭看，沙喃發呆似地眼睜睜地離阿蘭越納來越近；經過阿蘭納；又離阿蘭納越來越遠，一直到看不見，沙喃又飄來到了這片安靜的水樹林裡，一陣陣砍樹的聲音越來越大，讓沙喃不禁抬頭尋找聲音的來源。

## 第二十九場

時：日

景：黑森林

△ 一聲聲砍樹的聲音，讓昏厥在枯葉中的沙喃醒過來，沙喃看了看四周，扯下矇在口鼻上的布巾，他順著聲音的方向找去，遇見了等數名砍樹的漢人，沙喃仔細觀察了一陣子之後，便拿出一捆鹿皮高舉著走出，那些漢人們嚇得馬上舉刀防衛，沙喃以他所僅知的幾句漢語表示。

沙喃：阿一大仔...東勢角阿一大仔...

△ 那些漢人聽著沙喃報上郭懷一的名號，一時都不知道該如何反應。

漢人甲：你認識我們阿一大仔？...你是不是新港番？

沙喃：東勢角阿一大仔...

△ 沙喃實在聽不懂他們的說話，只是一直重複著這句話。不一會吳化龍和劉貴等一批帶著刀子和斧頭跑來。

漢人甲：龍官！這個野番認識我們阿一大仔...

△ 吳化龍以西拉雅語問沙喃。

吳化龍：你是從哪裡來的西拉雅？

沙喃：我是麻豆社來的，要到台窩灣找人，遭到蕭壟人追擊，迷失在大森林裡...我為您獻上鹿皮，請指引我到台窩灣的路吧！

吳化龍：你怎麼會認識東勢角的阿一大仔？

沙喃：我前年在台窩灣和他交易過...

△ 劉貴走到吳化龍身邊低聲問。

劉貴：龍官...他是不是那次和阿一大仔一起救阿蘭納的那個麻

豆人？

吳化龍：我怎麼知道，這些番仔每個都長了都同一張臉！...把他帶出去好了...

劉貴：喂！麻豆人，跟我走，我帶你出去！

△ 沙喃戰戰兢兢地走過這些漢人，然後單獨跟著劉貴及一名年輕漢人走在林子裡，沙喃看著許多樹都被砍倒，忍不住地問。

沙喃：這位長老，你們砍了這麼多的樹，不怕蕭壟人報復嗎？

劉貴：怕？蕭壟人要砍我們的頭，紅毛人要吊死我們，其他的漢人角頭也要殺我們，我們要怕的事太多了！...

沙喃：你們也認識阿一大仔？

△ 劉貴猶豫了一下。

劉貴：...不認識！只是欣賞這個角頭英雄！

△ 三人走到樹林邊緣，看見不遠處的出口就是一大片的草原，劉貴停了下來。

劉貴：麻豆人！我就帶你到這裡了，你往太陽的方向一直走，

就會看到一條溪，再順著溪流的方向一直走到出海口就可以看到台窩灣的城堡了！

沙喃：沙喃感謝漢人長老的指路。

△ 沙喃將肩上的一捆鹿皮交給劉貴，便跑步離開。才剛跑到樹林外，劉貴便喊著。

劉貴：麻豆人...以後別再報東勢角阿一大仔的名號，不是每個漢人都欣賞他的！

△ 明亮的大草原，沙喃看著漆黑的森林裡，劉貴和那名漢人轉身離開，消失在黑森林裡。沙喃跑開。

### **第三十場**

**時：昏**

**景：新港溪出海口**

△ 沙喃孤單地沿著溪邊的草地走著，走來到了出海口，看見了遠方夕陽下已接近完工的熱蘭遮城，沙喃站在出海口欣賞著這美景。

### **第三十一場**

**時：昏**

**景：赤崁內海灣**

△ 大羅皆在內灣和一些剛交易回來的赤崁人清點著交易回來的鹿皮，沙喃如鬼魂般地出現。

沙喃：大羅皆！

△ 大羅皆回頭看見沙喃，驚訝地說不出話。

沙喃：大羅皆...請帶我去找阿蘭納，我要親口問她，為何要送我那件珍貴的狗毛衣，是不是...我想知道他的心意...

△ 大羅皆面色開始轉為不高興地斥責。

大羅皆：你大老遠跑來就為這件事？

沙喃：我今晚就要為她彈琴唱歌！

大羅皆：你這發情的公猴啊！你知道你們社裡出事了嗎？...你這幾天到底跑哪去了！你族人以為你被紅毛人給吊死了！

沙喃：出...出什麼事吶？

大羅皆：...你們麻豆人謀殺了六十三個紅毛士兵，紅毛人要報

復吶！

△ 沙喃吃驚地發愣，大羅皆緩了口氣，邊把船上的貨搬上岸。

大羅皆：...上船吧！我載你到對岸找你的父親族人，他們帶著  
檳榔樹和椰子樹種正在向城堡裡的紅毛長官求和  
吶！

沙喃：我父親...

△ 沙喃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地僵在原地看著對岸夕陽餘暉  
的熱蘭遮城。

### 第三十二場

時：昏

景：內海灣

△ 內海海灣依然漁船熱鬧，沙喃獨自安靜地坐在船裡不發一  
語，在後方撐船的大羅皆看出了沙喃的難過。

大羅皆：好傢伙，兩年不見，你紋身晉級啦！

△ 大羅皆看沙喃完全沒有反應，於是嘆了一口氣又說。

大羅皆：...阿蘭納走了，那件狗毛衣是他臨走前托我交給你的...  
的...

△ 沙喃並不回頭。

沙喃：走了！去哪裡呢？

大羅皆：不知道！他全家和郭懷一那批漢人逃亡...

沙喃：郭懷一？

大羅皆：你以為兩年前郭懷一會出手相救阿蘭納和你，以致埋  
下兩派漢人火拼的導火線，純粹是為了義氣嗎？...郭  
懷一這群漢人可都是嗜血的海賊吶，阿蘭納受制於漢  
人，無法挽回吶...但是她沒有送我狗毛衣，只送給我  
一串海貝項鍊...

沙喃：想必你也愛上阿蘭納了吧！

大羅皆：我們西拉雅的男子，一生都只追求兩樣事，一樣是鹿  
群，一樣是女人...阿蘭納勻長豐盈的身姿猶如春天草  
野上發情的小母鹿，深情的雙眼清亮如夏日的泉水，  
柔嫩的肌膚有如初生的嬰兒入溪洗浴之時，哪個多情  
的男子見到她不會失控讓陽具撐起遮陰布吶！...可是  
阿蘭納始終不願接納我，他送你那件狗毛衣是向你告  
別，他不會再等你！

△ 沙喃始終說不出話地靜靜看著自己的腳。

### 第三十三場

時：夜

景：城堡連房間

△ 卡隆帶著沙喃和大羅皆在城門口向守城的士兵說明了一下之後，便帶著兩人走進，沙喃四處張望地看著這幢雄偉的建築，卡隆帶她們走進地下的聚會所，走到聚會所後方的一個房間，卡隆直接打開門，原本正悶悶地各自坐在角落發呆的沙喃父及加勞油等族人都大吃一驚地站了起來。

加勞油：沙喃！

沙喃父：沙喃！你跑去哪裡了！沙喃！我以為你已經死了！

△ 沙喃父緊緊抱住沙喃，兩人哭成一團，族人們也都激動地走去摸摸沙喃的身體。卡隆在門前看了一下，安靜地和大羅皆打聲招呼後又關上門，走掉。

沙喃：阿兼（父親）！...現在怎麼樣了？紅毛長官怎麼說？

沙喃父：...紅毛牧師替我們說話，紅毛人要派兩位傳教士到我們麻豆社傳教，同時也要求我們送兩名年輕人到這邊

來當人質！

沙喃：...要送誰來當人質吶？

△ 大家都沈默了。

沙喃父：這是很痛苦的決定，我們都為這事憂愁！...沙喃！找到你的阿蘭納了嗎？

△ 沙喃沉默了一下

沙喃：讓我留下來吧！

△ 大家都嚇了一跳地看著沙喃。

沙喃：我的情人離開台窩灣，不知去向，我要留下來查探她的下落...

**第三十四場**

**時：夜**

**景：城堡內房間**

△ 麻豆社族人幾乎全都或躺或坐地睡了，只有沙喃和沙喃父  
兩人還醒著對坐在牆角。沙喃父看了一眼天窗。

沙喃父：天快亮了！...

△ 沙喃也回頭看了昏暗的天色一眼。

沙喃：還早吶！

沙喃父：沙喃！你在這邊除了尋找你的情人之外，還要觀察學習紅毛人的本領...要特別小心漢人，這次我們社理會發生這事就是因為有漢人的走私者到社裡來煽動，族人才下手淹死那些士兵的.....你別小看了這些像螞蟻一樣終日與泥為伍的漢人，他們可都曾是在海中擅於群鬥的鯊魚呀！...此次我們前來，老尅姨告訴我們一個夢兆，她說：入侵者伐倒巨樹，引來的洪水將無可抵擋，大量的土石泥沙隨著滾滾洪流摧毀家園...漢人...大批的漢人將如潮水般的湧來，在我們麻豆社的倒風內海上建立起金碧輝煌的廟堂...

沙喃：廟堂建在內海上？

沙喃父：(點頭) 嗯！建在內海上吶！...漢人將成為這土地最後的主人！...孩子，你要努力不讓這個夢兆成真，就像我和你母親，一生都在為消去你身上的詛咒而努力讓你勇敢一樣；孩子，儘管尅姨夢中的畫面事如此的真實，但你無論如何不能讓他成真！...紅毛人和漢人

總是混亂我們的思考，你在這裡，麻豆社的神靈照顧不到你...聰明的獵人，要懂得學習用智慧來觀察、判斷！

△ 沙喃冷靜的身體卻掩飾不住激動的眼神。

### 第三十五場

時：晨（天微亮）

景：台窩灣內海邊

△ 台窩灣岸邊還沒有很多人活動，沙喃和甘地紐士牧師、尤紐士牧師站在岸上向正要乘船的麻豆社族人及卡隆慰問師及安德勒教師送行。

### 第三十六場

時：日

景：沙喃房間

△ 沙喃將大葫蘆裡面的東西一一拿出來擺放，最後他小心地拿出那猴皮包起來的玻璃風鈴，看了一下後又包了起來收進葫蘆裡。

△ 沙喃穿上漢人的服裝。

△ 沙喃拿起兩個會震動的銅環掛在自己的手臂上。

### 第三十七場

時：日

景：甘地紐士牧師房間

- △ 正在寫信的甘地紐士再信的末端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上封印，連同桌上的幾封信一起交給沙喃。沙喃接過信。

### 第三十八場

時：日

景：台窩灣 / 赤崁 / 新港

- △ 台窩灣。沙喃自城堡內跑出，身上的銅環因為跑步而叮叮作響，所有聽到銅鈴聲的人也都紛紛讓開，沙喃手中拿著信件一路飛奔過街市，跑到了海邊，跳上一隻小小的船，滑向對岸赤崁海灣。
- △ 赤崁。沙喃又繼續叮叮咚咚地跑在赤崁的街市，跑進一間有荷蘭兵站崗的屋子，將信交給守衛的荷蘭兵。又跑走。
- △ 新港。沙喃叮叮咚咚地跑在許多漢人耕作的農田裡，跑進一間有許多西拉雅人在上課的茅草屋裡。許多上課中的孩子看著剛跑進來的沙喃，那紅毛人教師收了信，和沙喃道

聲謝，隨即沙喃馬上又轉身叮叮咚咚地跑走。

△ 黃昏，台窩灣。沙喃獨自駕著小船滑在熱鬧的台窩灣內海。

### 第三十九場

時：夜 / 晨

景：沙喃房間

△ 夜。沙喃進房，將葫蘆裡的玻璃風鈴自猴皮中拿出，掛在月光透進來的窗前。然後他獨自躺下，用手枕著頭，微笑地看著風鈴在微風中叮叮咚咚著。

△ 晨。日光透射在彩色的玻璃風鈴上，沙喃手伸進，將風鈴用猴皮包起來，收進大葫蘆裡。

△ 沙喃再度將銅環套在自己的手臂上。

### 第四十場

時：日

景：台窩灣

△ 沙喃叮叮咚咚地跑到內海邊的一艘大商船上將一封信交給從船上走下來的商務員之後，他看了一眼巨大的商船，又跑掉跳上自己的小船，往赤崁的方向滑去。

#### 第四十一場

時：日

景：新港教會

△ 沙喃一路跑到了教會前，剛好聽到尤紐士牧師正在對著上百名的新港社民眾做禮拜。沙喃在教會前看了一下，於是就在外面的木牆邊坐了下來，聽著裡面的證道。

尤紐士：在我們的國家，人人皆信仰唯一的天主，謹守本份，所以我們的家庭組織穩固，小孩也都能得到妥善的照顧，不像你們男女關係隨便，強壯的男人又天性浪漫，只愛狩獵打仗，不管家庭經濟，女人要負起家中主人的責任，所以你們的女巫會強迫不到三十歲的懷孕婦女墮胎，這是不文明且可恥的行為！連那產下的嬰兒也要蹂躪致死！你們的神哪有保佑你們？我的主珍惜每一個生命，讚美新生兒，祝福懷胎十月的母親，決不允許野蠻的殺嬰...

△ 在台上的尤紐士講得激動。蹲在外面的沙喃先是不屑地笑著，但聽到墮胎的事情後便開始變得沉重，聽著便陷入了沉思。

△ (沙喃幻想) 陰暗的木屋內，大肚子得阿蘭那被痛苦地強迫墮胎，阿蘭納痛苦地哭喊。一陣唱詩聲傳來。

△ 沙喃在唱詩聲中清醒，回頭看了一眼裡面。尤紐士也看了

門口的沙喃一眼。

#### 第四十二場

時：日

景：尤紐士屋內

△ 尤紐士開門進屋，沙喃跟在他的後面走進。

尤紐士：你先坐著等我一下...

△ 尤紐士說著就坐到桌邊拿出紙筆寫著信邊講著。

尤紐士：麻豆人，剛剛為什麼寧可蹲在外面，而不一起進教會  
做禮拜呢？...你受洗了嗎？

沙喃：我們西拉雅人認為水是神聖之物，可以治病，可以洗去  
一切的罪惡骯髒；所以我們的嬰兒在初生之時便被抱到  
溪邊洗浴，接受眾人的祝福。所以，我已經受過洗了！

尤紐士：那不是以基督之名...

沙喃：西拉雅的諸神和紅毛人的上帝皆不像漢人的神祇有巨木  
刻的偶像可以想見祂的模樣，所以西拉雅人和紅毛人可  
能事前世的兄弟，敬謝諸神的方法是一樣的，不必分你  
我之名，真神便存在於天地之間，沒有形體，或化身為  
各種形體，庇祐森林，庇祐草野，庇祐溪水與岩石，無  
處不在，我們西拉雅人分別給了他許多名字，其實也就  
是你們所認為的上帝...

△ 尤紐士不悅地看著沙喃。

尤紐士：聰明的西拉雅，請記得你的身份，想跟我辯論聖經之前，請先學會識字...

△ 沙喃不再回話，尤紐士瞪了沙喃一眼後繼續寫信。

#### **第四十三場**

**時：日**

**景：草野**

△ 沙喃奔跑在草野上，邊不服氣地喃喃自語念著。

沙喃：聰明的紅毛人！只學會講西拉雅話還不能征服我們西拉雅人，你得要完全變成一個西拉雅...

△ 沙喃跑遠。

#### **第四十四場**

**時：夜**

**景：沙喃房間**

△ 沙喃進房，脫掉身上的漢人衣服及手臂上的銅環，拿出猴皮包著的玻璃風鈴掛在窗前，甘第紐士牧師走進。

甘第紐士：沙喃！我得跟你談一談...

△ 甘地紐士說著便坐到了床上，沙喃邊掛著風鈴。

沙喃：...尤紐士牧師在信中說我的不是？

甘地紐士：...我要離開福爾摩莎了，我的任期已經到了...

△ 沙喃驚訝地回頭看著，慢慢地走回床邊坐下。

甘地紐士：我希望在任期結束之前，我可以親自幫你施洗，讓你成為一名基督徒...

沙喃：...我知道你對新港社的尅姨所做的事，你把他們放逐到遙遠的海外，讓他們永遠回不了家，新港社的神靈輸給了你們的上帝，但是我們麻豆社可還沒輸吶！

甘地紐士：你待在台窩灣這麼久了，你覺得我們紅毛人的上帝贏不了你們麻豆社的神靈嗎？

△ 沙喃默不吭聲地輕嘆了一口氣，甘地紐士牧師看了沙喃一會兒繼續說。

甘地紐士：我們的上帝是慈愛的神，他不希望他西拉雅的孩子永遠被當成野蠻的獵犬...

沙喃：...我們的神靈更不希望他的孩子變成永遠被追逐的鹿...

△ 兩人又沉默了一下。

甘地紐士：下個星期，你的赤崁社朋友大羅皆，也是我們上帝忠心的僕人，他會到你們麻豆社去做鹿皮貿易，我偷偷地放你一天假，讓你回去看看你的家人...就只有一天，別讓我為難...

△ 沙喃不敢相信笑著。

沙喃：我不會讓你為難的！

甘地紐士：關於受洗的事，請考慮我的建議好嗎？

沙喃：...我會考慮...

#### 第四十五場

時：昏

景：赤崁海灣

△ 沙喃滑著小船靠向內海邊，大羅皆正在船上忙著搬運剛交易回來的鹿皮，大羅皆看見了沙喃，兩人笑著。

大羅皆：嘿！沙喃，我的朋友...你也穿上漢人的衣服啦！

沙喃：是啊！這裡的獵人太多，我得偽裝成一條魚啊！

△ 沙喃直接跳到大羅皆的船上。

#### 第四十六場

時：昏

景：鹿皮倉庫

△ 倉庫裡堆的滿滿的鹿皮，大羅皆和沙喃各背著一大捆鹿皮  
走進，沙喃望著成堆的鹿皮。

沙喃：大羅皆！我們的鹿群就快消失了！

大羅皆：(笑) ...不會的！鹿群要是真消失了，我們西拉雅人  
也會不見吶！

沙喃：快了！你們赤崁人和台窩灣人都被紅毛人給遷到大溪邊  
變成新港人了！

大羅皆：可是我們沒消失！只是換到鹿群更多的地方居住！

沙喃：...有阿蘭那的消息了嗎？

△ 大羅皆的臉色一沉。

大羅皆：還沒吶！

#### 第四十七場

時：日

景：黑森林內海

△ 大羅皆的幾隻小船航行在內海上，沙喃難得悠閒地坐在船上看著前方不遠的黑森林。

沙喃：快到了...過了蕭壟社的黑森林就要進入倒風內海了...大羅皆，你可知道我差點就變成黑森林裡的鬼魂！

大羅皆：是啊！你這隻發情的公猴...

△ 兩人笑著，看著船隻越來越接近黑森林。

沙喃：好久沒回家了！

大羅皆：我這趟收鹿皮的路線是特別為你安排的！

沙喃：你得算給我族人一個合理價格！

大羅皆：那當然，我還得和那些走私的漢人搶生意！

△ 當小船沿著內陸轉個彎時，他們都驚訝瞪大了眼，他們看到了原本神祕不可侵犯的蕭壟黑森林，竟然快被砍伐殆盡。

沙喃：巨樹傾倒，洪水爆發...老尪婆看見了未來的命運吶！

大羅皆：你說什麼？

沙喃：老尪姨的夢兆啊...他說巨樹傾倒，洪水爆發，漢人神祇所居住的廟堂將出現在內海上！

△ 大羅皆被沙喃的話給嚇著了。

大羅皆：漢人？...我不信，難道我們的水神、樹神、阿立祖皆敗退了嗎？無法詛咒他們嗎？

沙喃：你不也遺忘了阿立祖，跟著紅毛人上聖堂！

△ 大羅皆看了沙喃一眼，沙喃卻故意避開大羅皆的目光。前方的小船的船夫萬加弄突然回頭大喊。

萬加弄：頭人！你看！前面一艘有新港社圖騰的船在跟我們打招呼...

△ 不遠的前方一艘船漸漸靠了過來，大羅皆認出了船上的漁人喇林，也揮手。

喇林：頭人！阿蘭納找到啦！

大羅皆：在哪裡？

△ 大羅皆與沙喃驚訝地趨前，喇林在兩船交接之際跳上大羅皆的船。

喇林：昨天蕭壟人在北岸抓盜伐者時，逮走了阿蘭納和他的牽手郭懷一...蕭壟人知道他們逮到的是漢人集團的大頭人，準備要殺了郭懷一和阿蘭納來警告那些盜伐者的入侵...

沙喃：大羅皆！我們得趕快行動啊！

△ 大羅皆看了沙喃一眼，又問喇林。

大羅皆：紅毛人知道這事嗎？

喇林：應該還不知道吧！蕭壟人不跟紅毛人打交道...不過那些漢人盜伐者一定會拼死救出郭懷一的...

大羅皆：萬加弄，請你以我大羅皆的名號到新港社召集戰士到這裡會合...

△ 船夫萬加弄馬上轉動船身離開。

大羅皆：喇林...你能找到那些盜伐者嗎？

#### 第四十八場

時：日

景：北汕尾

△ 大羅皆率領著數百名的新港戰士分乘著數十艘船停在北汕尾島前等著。

大羅皆：郭懷一這傢伙，竟然能帶著他的同黨躲在這個滿是刺人的林投和草海桐的地方生活...

喇林：我好幾次捕魚經過此地，卻從來不知道裡面躲著人吶！

△ 不一會一艘漢人的船隻在草澤中航行，但並不航出水域，幾名漢人站在船頭的位置喊著，沙喃認出了幾位當初為他

指路的漢人。

沙喃：這些人就是救我走出黑森林的漢人，沒想到他們是郭懷一的部下...

△ 兩方人隔了一段距離，呼喊著對話。

吳化龍：我們知道赤崁街頭人大羅皆在新港人和紅毛人中的地位，今日有幸相見，是小弟的福氣，我們頭家阿一仔的事，千萬拜託了！

大羅皆：不必擔心，你們只要出動所有船隊和人手，一起壯聲勢，其他由大羅皆來談...

吳化龍：只要能平安救出我們阿一大仔，要動刀動槍隨你吩咐！

大羅皆：大羅皆只要被騙走的阿蘭納，平安回到他族人中。

劉貴：阿蘭納不是被騙走的，她是為了報恩真心願坐我們阿一大仔的牽手，不信你可以當面問她...

△ 大羅皆不理會那漢人的解釋，隨即揮手要新港的船隊往北方前進，吳化龍也回頭對草澤內部揮了個手。大羅皆只是看了一眼便帶船航前往北方。

△ 不一會，吳化龍、劉貴率領著十餘艘的戰船隻自草叢中航出，大羅皆和沙喃倒是被這一幕給嚇著了。

大羅皆：好個郭懷一...果然是個角色！

△ 數十艘的船隻航向北方。

#### 第四十九場

時：日

景：蕭壟海岸

△ 上百名的蕭壟戰士躲在沙岸邊的椰樹與林投叢中，露出刀茅鏢箭，幾名長者迎風站立觀察著遠方的船隊。遠方領頭的船隻揮起白旗，長老們互看了一眼。

△ 大羅皆用力揮著白旗，岸邊的蕭壟長老分別坐上三艘小船，航向大羅皆的船隊。

大羅皆：萬加弄，準備禮物！

△ 喇林幫萬加弄馬上將成捆的絲綢、鹽、糖、煙絲搬到船頭。  
大羅皆眼看著威凜的蕭壟長老越來越近。

大羅皆：各位媽嫫（老人家），身體可安好！赤崁街通事大羅

皆給各位帶來禮物了！

△ 萬加弄馬上將一捆捆的禮物搬到蕭壟人的船上，但為首的長老甲不動聲色。

長老甲：漢人託你來的吧！

大羅皆：喔不！被你們擄去當奴隸的阿蘭納是我的族人，而他的牽手郭懷一也在其中，我斗膽請蕭壟最有力的長老高抬貴手，給大羅皆一個榮耀，仁慈地放了他們，我會好好答謝各位！

長老甲：這群漢人違反當初埋石立界的諾言，侵犯蕭壟人巨樹羅列的聖地，我們要留他作為人質，避免再犯！

長老乙：那埋石立界的約定，不就是與你主人紅毛人的約定嗎？怎麼你忘了嗎？

大羅皆：這些漢人是自由身份的走私者，不隸屬於紅毛人，你們和紅毛人的約定，他們並不知情...

長老乙：怎麼會不知情？我們三番兩次出草警告過他們，可是他們就是貪婪，視若無睹...

長老甲：這個盜伐者的頭子是紅毛人要捉拿的罪犯，你是紅毛人的傭兵，為何要救他？

大羅皆：大羅皆想救阿蘭納！也想勸告蕭壟社別挑起戰爭，即

使你們留置了這個漢人頭子，還是會有其他人取而代之，發動一場更大的復仇血戰...你們已經尊嚴地宣告聖地不可侵犯，我以大羅皆之名擔保，以後這些走私者不會再踏進蕭壟黑森林一步...

△ 長老甲看了看這壯觀的漢人和新港人的混合船隊。

長老甲：...身為長老，僅憑幾句話不能平撫全族的憤怒！這樣吧！假如要和平解決這爭端，不留一滴血，只有一個方法！

大羅皆：請說！

長老甲：巴達興（鬥走）！

△ 長老故意拉高聲調以壓制自信滿滿的大羅皆。

長老甲：請派出一位善跑者！假使我方跑輸了，人質釋放，禮物收下！假如我方贏了，什麼也不必說，禮物帶回，請漢人遵守承諾，不再侵犯聖地！我們將以人質的生命作為觀察漢人諾言的保證！至於大羅皆，我們給你這般禮遇，以後便失禮了！

△ 大羅皆神情複雜地猶豫著，沙喃搶到最前頭。

沙喃：我來！阿蘭納是沙喃心愛的女人！

△ 大羅皆制止了衝動的沙喃，故作鎮定地說著。

大羅皆：如果我們贏了，我們會遵守承諾，也會盡一切力量阻止外人越界！

長老甲：蕭壠人可不敢期盼你能阻止紅毛人！...記住我的勸告，紅毛人只當你是他們的獵犬而已！

△ 大羅皆一楞，忍著被羞辱的怒氣，看著長老們掌舵掉頭離去。

## 第五十場

時：昏

景：蕭壠公廨

△ 蕭壠社的公廨前，一名婦女捧著參雜著椰子乳油的檀香走來。兩方人馬情緒亢奮地各據一邊，互不相讓地鼓譟叫罵。中間站著的是只圍著一條遮陰布的沙喃和一名高大結實的蕭壠年輕人，兩人將婦人手捧的椰子油塗抹在自己的身上，兩人邊不斷地看著對方，沙喃看著著驕傲的年輕人抹上油後更顯得結實碩壯的小腿。

△ 這時，遠方傳來更大的鼓譟聲，引起了圍觀人的注意，沙喃也抬頭，是阿蘭納和郭懷一的囚籠被抬了出來，大羅皆看了長老一眼。

長老甲：即使是失去自由的奴隸也有權利看到這場攸關生死的  
巴達興！

△ 大羅皆感謝地向長老甲點個頭。被抬出來的阿蘭納已快暈  
厥般地，下體全都是血，沙喃和大羅皆不忍心地看著。這  
時女巫大喊著比賽規則。

女巫：比賽沿著小徑去溪邊取回一竹筒的清水回來獻祭阿立  
祖，沿途遇叉路會有人指引方向，我已派人在溪邊等候，  
必需將這紅布條交給溪邊的見證者。以阿立祖之名不得  
作弊，妨礙競爭對手。

△ 女巫說完便拿著手中的紅布先綁在那蕭壟的跑者的腰際。  
大羅皆趁機過去和沙喃說話。

大羅皆：路徑不熟，你叫吃虧，要小心！

沙喃：你別莽動！我會贏的！

△ 沙喃狠狠地看了大羅皆一眼，女巫走來幫沙喃綁上紅布  
條，隔開了兩人，但沙喃一面努力地調整著自己的呼吸，  
一面抬眼看像吳化龍，吳化龍卻迴避開沙喃的眼光，沙喃  
又一直看著大羅皆。

△ 兩名跑者站到起跑線上，沙喃最後目光飄向囚籠內的阿蘭納，他看到了阿蘭納也同樣地在看他，他又別過頭專注地看著前方。

△ 突然，女巫高喊一聲，丟出手中的竹葉蘭。沙喃緊跟著蕭壘跑者一起衝飛出去，所有人皆安靜地看著兩人不相上下地跑出村社，身上的長紅布在綠意盎然的草野上飛揚著。

女巫：蕭壘的田野上，從來不曾出現如此飛快的跑者，像箭矢般地射出村社吶...

長老甲：為了祖先的榮耀，為了愛人的生死...兩個奮力抬腿的英雄啊！

△ 囚籠裡的阿蘭納感動得流出眼淚，淚光中閃爍著原野中兩條大紅色的彩帶。

## 第五十一場

時：昏

景：樹叢小徑 / 溪邊

△ 安靜的樹叢小徑裡，兩名跑者一前一後以飛快的速度跑來，沙喃墊後約兩步的距離猛追，兩人雄壯健美的腿肌不斷地抖動著。

△ 沙喃一直看著對方的步伐，試探性地逼近又落後，那蕭壘跑者也不時緊張地忽快忽慢地喘著。

△ 兩人跑出樹叢來到了溪邊，沙喃緊跟著蕭壘跑者，將身上的紅布交給溪邊的人，順便拔開身上的竹筒舀了溪水，但他看見了那蕭壘跑者馬上氣喘地猛灌了幾口，又舀滿水。沙喃不動聲色地一舀滿水後馬上跑，那跑者便緊張地蓋好水蓋衝刺，追逐著沙喃，跑進樹叢裡。

△ 樹林裡沙喃領先，但此時卻有個人影朝著沙喃丟擲石塊，沙喃緊張卻仍奮力地跑著。不一會又有人影丟來石塊，正當沙喃感到莫名其妙的時候，沙喃被一強大的力量推倒。

INS △ 囚籠內阿蘭納痛苦的表情。

△ 沙喃努力地爬起，眼前一片昏黑，整個樹林小徑彷彿夜間邊的黑暗，只見那蕭壘跑者自他的身邊超越他。

沙喃 (OS): 森林的鬼魂，饒了我吧！

△ 沙喃仍繼續跨步追逐，不一會兒他又被推了一下。

鬼魂 ( OS ): 年輕人，我認得你！上次你侵犯我的土地，我放過你，沒想到你這次卻公然地向我挑戰！

沙喃 ( OS ): 蕭壘的神靈啊！請別拌著我，我的情人阿蘭那在受苦，我不能讓阿蘭納的囚籠再次被抬進去，那等於是親手殺了自己鍾愛的情人啊！原諒我吧！蕭壘的靈魂...沙喃不能輸...

△ 沙喃不斷的求原諒，但仍緊追著前方的跑者，在彷彿幻境的昏黑的森林中，沙喃被不斷的丟擲石塊和推著。每一次被莫名的推擠中，沙喃總是不斷地看到一些熟悉的臉孔，（每一次推擠便 INS 一個以下的畫面：一下是蕭壘長老；一下是蕭壘女巫；一下是自己的父親；一下是麻豆社的老姑婆，一下又是好友加踏）。

鬼魂 ( OS ): 你也可以為了你鍾愛的情人而背叛你麻豆社的祖靈嗎？你前面的年輕人正奮力地為保衛祖先的榮耀而奔跑，而你...你卻帶來災難，讓蕭壘的鬼魂無處可棲身...和我們這年輕的戰士比較起來，你真是可恥！

△ 前方的跑者突然跳爬上山，想抄難走的捷徑，遠遠落後的沙喃看見了也跟著全力上坡，跳過灌叢矮籬，翻爬擋道的枯木，還一邊乞求原諒。

沙喃( OS ): 原諒我！原諒我這麻豆社的罪人，但是沙喃不能輸，  
沙喃要是輸了，蕭壟將會有一場無法想像的殺戮，  
狡詐的漢人不會服輸的，一定要避免血戰啊！

△ 沙喃追到了下坡處，卻又被推倒跌下礫石遍布的砂丘，一  
直滾。

INS △ 囚籠裡的阿蘭納呻引著。

△ 黑暗的幻覺結束，沙喃一直滾下坡，最後沙喃滾下停止後，  
抬頭看著前方的蕭壟跑者已迎著火紅的夕陽，跑在空曠原  
野上，沙喃硬是爬了起來邊喃喃自語著。

沙喃：...我的阿蘭納正在呻引，我不能不救他，蕭壟的鬼魂啊！  
原諒我，原諒我這麻豆社的罪人！

△ 沙喃用盡全身的力氣奮力追逐著前方的蕭壟跑者，兩人再  
度纏鬥於空曠的草地，但沙喃明顯地落後許多。

△ 突然刺耳的木鐘和槍聲，讓這兩名跑者都慢下了腳步，他  
們遠遠的看見了村舍裡的騷動，看到許多竄逃的人。

沙喃：(喃喃自語地) 阿蘭納...

△ 兩人再度往村舍的方向狂奔。

## 第五十二場

時：昏

景：蕭壠社外

△ 蕭壠跑者緊張地跑進村內，而船夫萬加弄跑來攔住正要跑進村社裡的沙喃。

萬加弄：沙喃！紅毛人上岸了，大羅皆要我們先走，他去應付紅毛人！

沙喃：阿蘭納呢？看見阿蘭那了嗎？

萬加弄：大羅皆趁亂把囚籠打開，已經和漢人一起救出阿蘭納和郭懷一了，快走吧！別讓大羅皆在紅毛人面前為難！

△ 萬加弄說著便扯著沙喃的遮陰布，拉著沙喃跑到村社後方的草叢裡！

## 第五十三場

時：傍晚

景：蕭壟森林水域

△ 萬加弄駕船載著沙喃在滿目瘡痍的森林水域裡划著。小船  
順著溪流划進內海，兩人才鬆了口氣。

萬加弄：...看來這次你麻豆社回不成了...

△ 沙喃完全沒聽進萬加弄的話而答非所問地。

沙喃：不知道阿蘭納能不能平安脫逃...

萬加弄：(笑)放心吶！你回台窩灣等著為阿蘭納唱情歌吧！

大羅皆有辦法騙過紅毛人的...把火把升起來！沙  
喃！沒事了！

△ 萬加弄說著便把腰際的一個袋子丟給沙喃，沙喃故作輕鬆  
地取出袋子裡的打火石點火。

萬加弄：幸好這場巴達興被魯莽闖入的紅毛軍隊闖入吶！

△ 沙喃輕鬆地將沾著油布的火把點起。

萬加弄：可憐的蕭壟人，他們的森林輸定了！擋不住貪婪的漢  
人！擋不住強大的紅毛人吶！

△ 火把的紅光映在看著安靜的內海沉思的沙喃臉上。( F.O. )

#### 第五十四場

時：晨

景：沙喃房間

△ ( F.I. ) 沙喃房間的床上放著兩封信，一旁的沙喃走來把那玻璃風鈴小心翼翼地用猴皮包起來，連同弓琴一起放進一個可背在腰際的鹿皮袋上，綁好後便拿著床上的兩封信跑出。

#### 第五十五場

時：晨

景：內海

△ 萬加弄和數名新港人馱負著一捆捆鹿皮放到船上。

沙喃：萬加弄！

△ 背負著鹿皮的萬加弄抬頭就看見在內海小船上邊划邊向他得意揮手的沙喃。

沙喃：萬加弄！大羅皆呢？...我的阿蘭納呢？沙喃來唱情歌啦！

△ 萬加弄不知道該說什麼，只是馱負著鹿皮停在原地不動。

## 第五十六場

時：日

景：鹿皮倉庫

△ 沙喃和大羅皆兩人坐在倉庫下的樹下，靜靜地看著工人一捆捆地將鹿皮搬出。

大羅皆：...她死心塌地地要跟郭懷一走，難道要我硬把她抓回來.....我也不好過啊！紅毛人現在藉口強迫我要阻止今年新港社的開向祭和禁向祭，還要我說服他們把放在門口的那些頭顱骨給收起來...我的族人將不再擁有陰間的鬼魂和陽世的英雄...

沙喃：...尤紐士牧師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大羅皆：有時候是好人，有時候是壞人，甘地紐士牧師走了要你跟著他嗎？

沙喃：...他會強迫我受洗嗎？

△ 大羅皆看了一眼沙喃，輕輕地笑了一下。

大羅皆：你果然是個真正的獵人...

## 第五十七場

時：日

景：台窩灣內海

- △ 大船邊，許多人紛紛上船，搬貨，甘地紐士向前來送行的長官和尤紐士牧師或其他教師一一握手告別，到沙喃時，甘地紐士牧師感性地和他擁抱，但沙喃只是回以微笑。
- △ 大商船啟航，甘地紐士及他的家眷在船上向船下揮手，所有送人的人都用力地揮手道別，唯獨沙喃靜靜地站著。

## 第五十八場

時：昏

景：內海

- △ 內海水底，一艘小船飄來，一串玻璃風鈴被放進水裡。
- △ 玻璃風鈴在透著光的水波背景前，像隻美麗的水母一樣地張開透明的觸鬚，緩緩飄下。
- △ 內海海面上，小船上的沙喃背著一個大葫蘆，趴在船上看著逐漸飄下的風鈴，然後他翻身仰臥，整個人就躺在小船上，雙手枕著頭，靜靜地看著天空（鏡頭）。（建議鏡頭：

機器像飄在海裡的玻璃風鈴般地，緩緩轉動曲線上飄至看見沙喃在海面的全景。 ) F.O.。

## 第五十九場

時：晨

景：沙喃竹屋

△ 黑暗中一陣急促的敲門聲。

大羅皆 ( OS )：沙喃！沙喃！

△ F.I.。寒冷的冬日，大羅皆披著鹿皮衣，倚著竹牆的縫隙喊著。正在屋內著裝的沙喃抬頭看了一眼，大羅皆隨即又馬上跑開，著急地直接衝進門裡。

大羅皆：沙喃！出事了...尤紐士牧師呢？

沙喃：我正要去向他拿信呢？...到底出什麼事啊？

△ 沙喃被大羅皆搞得也開始緊張了起來。

大羅皆：別去拿信了！快逃吧！你們麻豆社出事了...前天晚上你的族人把和你交換到麻豆社的傳教士給殺了，紅毛人要報復了！連同幾年前你們淹死他們六十三名士兵的仇一起報吶！

△ 沙喃幾乎無法說話地張著嘴，傻傻地愣著。

大羅皆：...紅毛人已經行動了...我奉命召集五百名新港戰士，  
由長官浦特曼斯親自領軍，今天就要剿伐麻豆社  
訥！...沙喃，對不起你，這是一場真正的戰爭，我的  
地位卑微，無力勸阻...

沙喃：(發抖地緩緩說出) 不得不戰鬥訥！...不得不戰鬥訥！

△ 大羅皆激動地緊抓著沙喃的雙臂。

大羅皆：不能戰鬥啊！...麻豆社的沙喃啊，現在唯有你清醒  
著！不能戰鬥啊！

沙喃：不抵抗難道要雙手高舉任由宰割嗎？

大羅皆：逃吧，沙喃！趕快回去勸告你的族人快逃吧，不要愚  
昧的抵抗！弓箭標槍是拼不過火砲鐵甲的！

△ 沙喃也激動地撥開大羅皆的手反駁。

沙喃：麻豆社的戰士怎麼可能未戰先逃呢？

大羅皆：智慧的沙喃啊！即使天塌下來，月亮即將消失，烈火  
遊走大地，鬼魂哀嚎不已也不能戰鬥啊！洪水不止也不  
曾讓麻豆社滅絕，然而紅毛人的火槍隊比洪水可怕  
難擋呀！你一定要全力勸告你的族人不可魯莽，否則

婦女小孩老人將被屠殺，戰士的胸膛將起火燃燒，無一倖免！

△ 大羅皆緩了口氣。

大羅皆：兄弟！以阿立祖的榮耀之名！你是個智慧的戰士，你必須全力阻止這場屠殺，不可讓憤怒和羞恥心遮擋你雙眼的判斷，弓箭明明敵不過強大的火砲，救阿立祖的子孫存活才是榮耀之事。英雄之事，唯有靠你在城裡這些年來的智慧判斷吶！

△ 大羅皆全身疲軟乏力地靠到竹牆，坐到地上，抬頭看著沙喃。

大羅皆：沙喃，聽一次大羅皆的勸告，逃吧...這是西拉雅獵鹿人的命運！能逃多遠就逃多遠！...

△ 大羅皆頹然地低著頭。沙喃蹲跪了下來，流著眼淚激動地親吻著大羅皆的衣角。

沙喃：...再會吶！我的好友！

△ 沙喃說完立即起身跑出。

**第六十場**

**時：日**

**景：市街 / 草野**

△ 沙喃穿著漢人的服裝，手臂上套著匡匡響的銅環，跑過熱鬧的市街，跑過教堂。

△ 沙喃跑在田野上，他邊跑邊脫下扣在手臂的銅環，脫丟下綁在頭上的青巾布，脫下身上的漢人衣服，只留下一條遮陰布。一個的長髮飄揚的西拉雅男子，赤裸的紋身戰士急速狂奔在日光憤怒的草野上。

△ 他一直跑，一直跑，頭也不回，只聽到呼吸聲地一直跑，一直跑，他奮力跳過一道水坑，卻踩濺起一堆水花（音樂起）。

△ 沙喃一直跑...

## 第六十一場

時：日

景：麻豆社

△ 沙喃一路跑進麻豆社，但社裡完全沒有動靜，沙喃看見幾名年輕人醉倒在長屋外，又抬頭看往望樓的方向，連上方守衛的戰士也醉倒了，沙喃馬上跑上望樓，緊張氣憤地

一直踢著吼著那名年輕戰士。

沙喃：醒來！醒來...

△ 那名年輕戰士昏沉沉的醒來，看著沙喃。

望樓戰士：...沙喃...

沙喃：怎麼大家都醉了吶！

望樓戰士：加踏昨天取了紅毛人的頭顱，當英雄吶！...

沙喃：( 氣憤地 ) 紅毛人來報復啦！快起來吧！

△ 沙喃拿起那年輕戰士身邊的木鐘猛敲，邊對四周大喊。

沙喃：醒來吧！沃！沃！沃！沃！宿醉的倒風內海，宿醉的麻  
豆社，紅毛人來報復啦！阿立祖的子孫吶！大禍臨頭  
啦！...沃！沃！沃！...

△ 加踏和幾名年輕人自豬圈中醒來。許多人紛紛驚醒。

△ 望樓的那名年輕的戰士四處張望看著紅毛人的蹤跡。沙喃  
不管那年輕人丟下木鐘爬下樓梯。

沙喃：趕快叫醒大家，紅毛人就要來了...

望樓戰士：沒有啊！哪來的紅毛人？

△ 沙喃邊爬邊流著眼淚喃喃自語地念著。

沙喃：眾神啊！保佑沙喃阻止這場仗...別讓沙喃身上的詛咒害了麻豆社...原諒沙喃的出生啊！...

△ 沙喃跑下後繼續在社裡奔跑大喊，許多人紛紛爬出長屋看著，醉倒的人也紛紛醒來。加踏也跑出豬圈看見沙喃跑過。

沙喃：逃吧！麻豆社，紅毛人來報復了，往白水溪逃吧！大禍臨頭了！沃！沃！沃！...阿立祖的子孫啊，醒來了吧！

△ 跑經過家門的沙喃，完全沒注意到父親和母親站在門前看著他跑過，他還是一直跑地大喊。

沙喃母：沙喃...我們家沙喃...

△ 父親馬上跑進屋內取出武器跑出。

## 第六十二場

時：昏

景：麻豆社公廨

△ 公廨前，數名長老坐圍個圈開會，數百名戰士全副武裝圍

在四周聽著，婦女小孩也在一旁，沙喃站在父親的旁邊激動地勸著眾長老。

沙喃：逃吧！我的族人！麻豆社的戰士絕對無法打贏這場仗！

紅毛人的士兵及火槍強大如穿布透的岩石，威力猶勝電光雷火，戰士的弓箭雖然精準卻射不穿士兵的胸膛，臂膀再怎麼有力，擲出的標槍也無法贏過彈丸的速度，紅毛人有魔鬼撐腰！他們會趕盡殺絕！逃吧，我的族人！往白水溪逃吧！盲目的戰鬥會讓麻豆社滅絕的...

△ 站在戰士群中的加踏終於氣不過地大罵。

加踏：獵鹿人！你的威風到哪兒去了？在台窩灣住了幾年就變得像烏龜一樣貪生怕死，毫無尊嚴！我們寧可戰死也不會像鼠群一樣的逃竄，遺棄阿立祖的長屋與莊園。

△ 沙喃驚訝地看著這位他年少的玩伴，竟然如此生氣地指責他，更驚訝地看到加踏手中拿的，竟然就是當年他在郭懷一那兒看到的那把日本弓。尤篤附和地說話。

尤篤：戰士的榮譽是不允許未戰先逃吶！那將會受到戰神的恥笑和遺棄，永遠失去力量，失去神助的勇氣！

沙喃：我在城堡裡見識過士兵的火砲與鋼刀，執意戰鬥只會白白犧牲的...

沙喃父：沙喃是我的兒子，是我一手調教的獵人。沙喃不會背

叛麻豆社；這是麻豆社最後的災難。

△ 沉默的老人達來終於開口。

達來：災難啊...麻豆社的災難啊...再也無人相信阿立祖的戒律  
與警語，找到慶祝的藉口就爛醉...鹿皮的收穫讓獵人們  
轉而日日飲酒爛醉，災難啊！...讓婦女小孩先走，逃避  
這場戰禍吧！

望樓戰士：紅毛人來了！他們的船進到麻豆港了！紅毛人來  
了！

△ 望樓上的警鐘再度響起，望樓戰士的吶喊讓所有人都  
緊張了起來。老人達來嘆了一口氣。

達來：要戰鬥的就留下來，不想戰鬥的就逃吧，往白水溪的上  
游逃，沒有人會恥笑你不勇敢！

加踏：( 大喊 ) 勇敢的麻豆戰士，戰鬥啦！

沙喃：加踏！

△ 說著一群年輕的戰士便跟著握著日本弓的加踏一起衝出，  
尤篤也起身前往。現場一團混亂，

沙喃：加踏！

沙喃父：尤篤...

△ 沙喃搶走了父親身上的武器。

沙喃：阿兼（父親），帶著族人快逃吧！這是沙喃的出生所帶來的災難，沙喃必須要面對...

△ 沙喃說著便隨著戰士們跑出迎戰。沙喃父先愣了一下，隨即大喊。

沙喃父：逃吧！麻豆社，往白水溪的上游逃吧！

△ 許多老人、婦人小孩紛紛跑走，但也有人執意不走。

某婦人：不！我不走，我相信我們的戰士...

△ 老人達來爬起身往另一個方向走，達來的妻子也走過來和他一起，沙喃父叫著。

沙喃父：達來...你去哪兒吶？

達來：（並不回頭地說著）我不戰鬥，也不逃跑，我要守著我的長屋！

△ 達來的妻子回頭看著沙喃父一眼，沙喃父嘆了口氣一直看

著兩人的背影。

△ 數百名的女人小孩和老人往山的方向跑去。

### 第六十三場

時：昏

景：麻豆社外

△ 沙喃跑來到加踏身邊蹲下，加踏仍有氣地看了沙喃一眼。

沙喃：加踏！我問你，你怎麼會有這把日本弓？

△ 加踏完全不理會沙喃，沉默地拉著弓箭，注視著前方，沙喃也不再追問地握緊標槍看著前方。

△ 數百名的紅毛士兵持著火槍一字排開，往前一步步地走來，新港戰士也有數百名跟在火槍隊的後方，浦特斯曼長官和幾名隨從軍官騎著馬在最後方跟進。

△ 沙喃和數百名的麻豆戰士一樣地躲藏在冬入枯黃的野草叢裡觀察著。大家的手都緊握著標槍或弓箭。

INS △ 社裡，許多不願逃跑的婦人躲在望樓上或是入口處緊張地看著。

浦特曼斯：停！

紅毛軍官：( 大喊 ) 停！

△ 紅毛人的軍隊停了下來，浦特曼斯長官看著安靜的四周。

浦特曼斯：火槍隊...

紅毛軍官：火槍隊！

△ 火槍隊舉起了槍，紅毛軍官大喊。

紅毛軍官：開火！

△ 紅毛人的火槍隊隊著看似無人的枯草連續射擊。

△ 躲在枯草裡的戰士雖沒人中槍，但都驚嚇地想逃。

加踏：穩住！穩住！他們還離我們很遠，別被騙了！

其他戰士：穩住！距離還很遠...

△ 大家一聲傳一聲地警告彼此，沙喃驚訝地看著已經有如此  
膽識的加踏。加踏不看沙喃，卻輕聲而驕傲地說著。

加踏：我現在是麻豆社公認的英雄，最好的戰士...不再是當年的短髮加踏了...

△ 沙喃一直看著加踏。槍擊聲停了下來。

△ 紅毛人這邊已停止了射擊，浦特曼斯長官再看著整片的草野。

△ 風吹著枯草，幾名麻豆戰士不小心現出了身影。浦特曼斯長官回頭向旁邊的軍官點個頭。

△ 沙喃和加踏看著紅毛人那邊，有兩組的新港人持著武器，分別往草野的兩側一路跑去，沙喃和加踏都感到莫名其妙。

加踏：他們要幹什麼吶？

沙喃：...我也不知道！

△ 紅毛軍官低頭叫了一聲在馬下方的大羅皆。

紅毛軍官：大羅皆！

△ 大羅皆愁苦著臉抬頭看著紅毛軍官，又看了一眼浦特曼

斯，終於妥協地嘆了一口氣走到最前方。

- △ 沙喃才注意到大羅皆莫名其妙地到火槍隊的正前方時，一排在箭上點起火的新港人馬上站到了最前方。沙喃才終於恍然大悟地弄懂了。

沙喃：他們在獵鹿吶！我們變成鹿群了！

- △ 加踏驚訝地看向沙喃。

- △ 大羅皆沉重地揮手大喊。

大羅皆：射擊！

- △ 一枝枝的火箭射出，成排射出的火箭讓整個草野燃起一條條不規則的火線，往麻豆社的方向侵吞過來，兩側的新港人也趁機包圍大喊攻擊，麻豆人慌了手腳，紛紛站起觀看，火焰對方的紅毛人，火槍又再度響起，火槍隊邊跑邊開槍地逼近，好幾名麻豆人被槍擊中倒地。

- △ 激憤的加踏，看著許多紛紛竄逃的戰士大喊。

加踏：不准逃！麻豆社的戰神在看吶！

INS △ 社裡許多期待戰士的婦女們看著麻豆社的戰士紛紛潰逃，也馬上回頭就逃。

△ 沙喃跑來緊握著加踏的手。

沙喃：逃吧！加踏！逃吧！

△ 一旁的尤篤抓起標槍才站起又馬上中槍倒下，兩人看著倒下尤篤一眼，加踏激動地甩下沙喃，背起弓箭，拾起標槍，往前飛奔而去。

△ 沙喃趴在原地看著衝出的加踏跳過斜前方的火線，才舉起標槍正要擲出時，一顆子彈穿過加踏的胸膛，沙喃忍不住地喊了出來！

沙喃：加踏！

△ 加踏舉起的標槍掉了下來，整個人緩而重地跪到地上。

加踏：( OS ) 看見大海啦！...看見大海啦！

△ ( 此畫面與上個畫面重疊轉換 ) 當年第一次因看見大海而感動得跪倒在地的短髮加踏，高興在沙灘上對著大海跳躍

翻滾的短髮加踏。(音樂起)。

△ 沙喃流著眼淚，激動地哭著，目光捨不得地看著倒地的加踏。沙喃握緊手中的標槍猶豫了一下，馬上回頭跟著大夥狂奔逃命。

△ 加踏躺在枯黃的草野，又一波火線燃燒過來，焚燒著加他冒血的身體。

#### 第六十四場

時：昏

景：麻豆社內

△ 魯莽的新港人追逐逮捕砍殺著麻豆社逃跑的戰士和婦女，沙喃哭吼地與其他戰士死命地奔跑。

△ 老人達來和其牽手在火焚的長屋裡等死。

△ 浦特曼斯長官騎馬漫步走過紅毛士兵焚燒著的麻豆社的長屋，看到許多戰士、婦女被新港人逮捕，經過紅毛人正在搗毀的公廨，看見老尪姨趴在公廨旁的屍體，浦特曼斯長官無情地騎著馬漫步。

△ 草野上的大羅皆看著草野上一個個焚燒著的戰士軀體，又  
著遠方的紅毛人正在焚燒麻豆人的村社，大羅皆茫然地站  
在原地不動。

### 第六十五場

時：昏

景：溪邊野地

△ 沙喃哭吼地與其他戰士死命地奔跑。

沙喃：逃吧！麻豆社戰士的靈魂！跟著我們往白水溪的高山上  
逃吧！沃！沃！沃！...逃吧！加踏！像鹿群一樣的逃  
吧！

△ 沙喃瘋狂地嘶吼著。( F.O. )

### 第六十六場

時：日

景：台窩灣

△ 背景西拉雅人拍手唱詩歌的聲音 F.I.貫穿全場。一名紅毛人  
念條約的聲音緊接著 F.I.。

△ 畫面 ( F.I. )。城堡旁的一片空地簡單地放了幾張椅子，浦  
特曼斯長官和尤紐士牧師及卡隆和一些評議委員坐在高

位，沙喃和幾名麻豆社的長老們手捧著檳榔樹種和椰子樹種站著，聽著站在他們一旁的紅毛人用著他們聽不懂的紅毛語念著合約內容。

紅毛委員：我等以獻呈栽種土上之椰子及檳榔小樹表示將我等自祖先以來所有麻豆社及附近平地現在所有之東至山地，西至海，南及北至我等命令所及由祖先傳承或得有領有權之地域，完全讓於聯合荷蘭諸州之議會。第三，我等今後對於荷蘭國人或其同盟者，不再作戰鬥，而相承認尊敬上述議會，且認為係我等保護者，而願服從之.....

△ 荷蘭人代表收下沙喃等人手中的樹苗。

△ 荷蘭人將頒給沙喃一根彩繪的木頭權杖。

荷蘭代表：這代表你在麻豆社的權力，代表你們可以自由安全地來到此地又回去你們村社的權力！

△ 沙喃收下權杖後，一直專注地看著這把彩繪的權杖。

## 第六十七場

時：日

景：麻豆教會

△ 權杖變成了麻豆大教堂屋頂上的十字架，教堂前還以西拉雅語拼音刻著『麻豆教會』。沙喃及所有麻豆社人站在教堂

裡吟唱著詩歌，紅毛人牧師在講台前跟著大家唱著。

△ 憤怒的日光透過教堂的玻璃窗刺照著沙喃的眼睛，沙喃不專心地看著五顏六色的彩繪玻璃，他特別專注地看著那片特別刺眼的藍玻璃。

△ 唱詩聲 F.O.。水中吐氣的泡泡聲 F.I.。

#### 第六十八場

時：日

景：水底

△ 透光的藍玻璃變成了水中的世界，沙喃手拿著彩繪權杖，潛游在水中，模糊中看見一群漢人正在水底蓋一座廟，突然漢人們發現了沙喃，便集體像魚一樣地擺動身體，拔出腰間的短刀，往沙喃游衝過來，沙喃驚訝地回頭就逃，逃跑中掉了手中的彩繪權杖，沙喃急衝出水面。

#### 第六十九場

時：日

景：溪裡

△ 沙喃被尤紐士牧師自水中扶起，沙喃抹去臉上的水，尤紐

士牧師對沙喃點了個頭，沙喃看了牧師一眼便走離開。另  
一名麻豆人走前來。

尤紐士：我奉耶穌基督的名為你施洗……

△ 沙喃浸濕的身體，低著頭走過一個個準備要受洗的族人身  
邊。沙喃順著溪的上游一直走。

#### 第七十場

時：日

景：山上的溪澗

△ 跟著沙喃赤裸裸的大腳一直走，來到了山間的溪流邊。沙  
喃已經是個頭髮半白的老人，但走起路來依然穩健有力，  
他與幾名長老走著，沙喃停下腳步。

沙喃：尪姨！找不到你夢中的祈雨石吶！

△ 就在沙喃回頭告訴跟在後方的一位老尪姨時，他看見山下  
不遠的溪澗，一位穿著漢人華麗戲服的老人領著一行人往  
山上走來。是大羅皆。

大羅皆：沙喃吶！我的好兄弟，好久不見吶！老不死的大羅皆

來看你囉！

△ 沙喃笑看著大羅皆頂著一身滑稽的裝扮在石頭間跳躍。大羅皆走來邊講著。

大羅皆：我聽你村人說，你隨尅姨前來祈雨，回部落的日程不定，我實在無法等！便領著手下來找！

沙喃：是啊！麻豆社住著不疼愛麻豆人的紅毛上帝，舉著彩色權杖向他祈雨，他不願給吶！只好和尅姨一起到高山上的白水溪來尋找尅姨夢中的祈雨石，畢竟這白水溪還住著麻豆戰士的靈魂，他們會幫忙勸說女神發出譴責的雷聲，督促男神盡快撥降雨水...大羅皆，我的朋友，為何穿得如此華麗漂亮來找我？

大羅皆：這是我用極大的代價向漢人通事換來的艷麗戲服，代表我不願老去的身分地位...（笑）

## 第七十一場

時：日

景：山上的溪澗

△ 沙喃和大羅皆坐在大石頭上聊著。

大羅皆：自從諂媚的漢人像紅毛人承包稅賦之後，大羅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

沙喃：這就是漢人之所以能強大的原因，他們形體卑微，像鼠

輩一樣的忍辱偷生...

大羅皆：再也不偷生了！這些鼠輩已經向紅毛人宣戰了...

△ 沙喃驚訝地看著大羅皆。

大羅皆：這就是我今天來找你的原因，郭懷一那老傢伙終於忍不住造反起事吶！趕快拿出你的權杖組織你的族人協助紅毛人參加戰鬥吧！

△ 沙喃停了一下。

沙喃：...何必？西拉雅人和漢人不都是一樣是紅毛人的奴隸嗎？...難道你還記恨郭懷一搶了阿蘭納？

大羅皆：早不為阿蘭納了！這是我和郭懷一那幫漢人之間的事！...其實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敢跟你講，就是怕你記恨於阿蘭納...你知道當年煽動你們麻豆社造反的漢人是誰？

△ 沙喃狐疑地看了大羅皆。

沙喃：...是郭懷一？...難怪我兄弟加踏會背著那把日本弓...

大羅皆：我沒忘記你們麻豆社老尪姨的夢兆，為了不讓漢人成

為這土地最後的主人，我們一定要幫紅毛人打這場戰。

沙喃：讓紅毛人來當這土地永遠的主人？...

△ 大羅皆也說不出話地嘆口氣。

沙喃：大羅皆，你知道這些年我過得有多痛苦嗎？我曾經不只一次地想自殺...是我的出生帶來麻豆社的災難，自從我發現紅毛人的那天起，麻豆社的災難就不曾間斷過...

大羅皆：不！你的出生不是災難，你是來發現災難的，是你解救了麻豆社，巫婆的夢兆被你父母給曲解了，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但是英雄也有無奈的時候，我們抵擋不住如潮水般一波波的災難，只有隨潮水波動了...

△ 沙喃又停了許久。

沙喃：...只是沙喃對郭懷一沒有怨恨...

大羅皆：這是一場宿命之戰，我們既然臣服了紅毛人；郭懷一和紅毛人的戰爭，我們就無法避免！...沙喃！帶起你的族人征戰吧！紅毛人要我們繳血稅了，是該還血稅的時候了！

△ 沙喃舉喪地駝背縮腳。

沙喃：大羅皆！我老了，老到快守不住我母親的田寮了！

## 第七十二場

時：昏

景：野地

△ 近兩千名各社的混合隊伍由各社長老領導，手執戰鬥武器  
遠遠往溪邊走來，沙喃和穿著戲服的大羅皆也帶著自己的  
戰士走來。

△ 溪的對岸，一名體型微胖，穿著西拉雅服裝，頭綁著紫色  
長巾的婦人在草叢中迎風站立看著這群準備要過溪的龐  
大隊伍，沙喃看見了，整個人將住不動地看著。一名新港  
戰士叫著大羅皆。

新港戰士：長老！你看！

△ 大羅皆看向對岸也呆住不動地念著。

大羅皆：...阿蘭納...

△ 背對著夕陽的阿蘭納雖然看不清楚臉，已是個中年女子，  
但依然美麗。部隊前進到溪邊準備渡溪，大羅皆走向前方

的沙喃。

沙喃：阿蘭納來為他的牽手求饒吶！

大羅皆：不能心軟啊，沙喃！漢人可是不懂報恩的！勸阿蘭納自己快逃吧！

△ 大羅皆說著便狠心地走向前，和眾人一起渡溪，沙喃一直看著因背對著夕陽而陰暗模糊的阿蘭納。

### 第七十三場

時：夜

景：赤崁街 / 甘蔗園

△ 上萬名的漢人正在赤崁街一帶與紅毛人的火砲搏鬥，一波波的漢人不斷地湧向火砲。

△ 甘蔗園裡，衝出一隊又一隊吶喊殺出的獵鹿人，沙喃和大羅皆也分別帶著自己的族人分頭跑開。

△ 街道的四面八方湧來獵鹿人不斷地放箭攻擊漢人，郭懷一肩膀不幸中箭但仍奮勇殺敵，許多漢人轉而衝向獵鹿人，但荷蘭人也沒停止火砲攻擊，漢人們腹背受敵苦撐。

△ 沙喃衝出一條小巷道來到一軍營廢墟時，正好遇見上千名要逃跑的漢人，看見了劉貴等人扶著肩膀受傷的郭懷一正要逃跑，劉貴等漢人們嚇一跳地停止前進，沙喃伸手制止自己的戰士，戰士們都莫名其妙地看著沙喃。劉貴看這些人似乎沒有戰鬥的意思，便下令漢人們繼續前進。

△ 漢人們邊小跑前進邊對著沙喃部隊警戒著，兩鬢已斑白的郭懷一在經過沙喃等麻豆社人時，郭懷一於是默默地對沙喃雙手抱拳，以示感謝。沙喃遠遠地看著跑遠的郭懷一等人。

麻豆戰士：長老！為何不戰鬥...

沙喃：我不想看到我們麻豆社的孩子變成嗜血的獵犬...

△ 沙喃沒有說話，此時緊追著郭懷一的大羅皆部隊趕來，到沙喃這邊後便停止了追逐。大羅皆和沙喃默契地對看了一眼，又看向已逃遠的漢人。

#### 第七十四場

時：夜

景：赤坂街

△ 上尉軍官夏佛萊氣憤地在各社戰士和紅毛士兵面前責罵沙喃和大羅皆。

夏佛萊：我們在前方打得辛苦，只叫你們麻豆社守住東北角，堵住那些敗逃的農夫，為何守不住？

沙喃：我的戰士只有二百名，他們卻有上千人，我怎麼能讓自己的戰士白白戰死...

夏佛萊：大羅皆！為什麼你們這些追鹿人會跑輸漢人，來不及支援麻豆社呢？

△ 大羅皆沒有回話，夏佛萊更生氣地用力扯開大羅皆身上的漢人戲服。

夏佛萊：你給我脫掉這身可笑的衣服...你們這兩隻膽小的老狗回家去吧！你們的戰士由年輕人領導了，你們回家去等死吧！

△ 夏佛萊回頭對所有人下令。

夏佛萊：四社的戰士全部到海灣集合！

△ 夏佛萊說著便氣沖沖地走開，各社的戰士也紛紛跟著夏佛萊來走去，麻豆社和新港社人看了看沙喃和大羅皆也都離

開。只剩下大羅皆和沙喃兩人孤單的站在原地。

大羅皆：...總算對得起年少鍾愛的情人了！...

沙喃：...希望阿蘭納能逃過紅毛人的追捕...大羅皆！我的朋友，我的兄弟...回家吧！漢人輸了！老尅姨的夢兆失準了！紅毛人的上帝終究打贏了漢人和西拉雅人的眾神！

### 第七十五場

時：日

景：台窩灣內海台窩灣內海 / 街市

- △ 陽光的下午，沙喃背著大葫蘆划著小船航行在內海上。
- △ 沙喃走過熱鬧的街市。

### 第七十六場

時：日 / 晨

景：監獄 / 草原

- △ 沙喃來到一座石頭築起的監獄，這監獄是挖蓋在地下，只在與外界接觸的地面上邊緣有幾個小方形孔。沙喃走來到洞孔，坐在地上，打開葫蘆瓜，將一串有鹿形的彩色玻璃片的風鈴取出，掛在洞口。

- △ 日光的角度，剛好讓風鈴透出彩色的日光映在裡面地下女囚監獄裡。阿蘭納和裡面的女囚紛紛抬頭看著那刻有鹿形的玻璃風鈴。
- △ 沙喃旋轉風鈴，讓風鈴上的兩頭鹿彷彿就像真的在奔跑一樣的繞圈圈。
- △ 阿蘭納等眾漢人女囚都好奇地看著。突然傳沙喃彈奏的弓琴聲和歌聲，衰老的阿蘭納感動得流淚。
- △ 沙喃坐在監獄外專心的彈琴唱歌，牧師卡隆從沙喃的背後經過，好奇地看了沙喃和那玻璃風鈴一眼。
- △ 監獄裡的阿蘭納則低頭痛哭看著彩色旋轉的日光，以其他人聽不懂的西拉雅語喃喃念著。

阿蘭納：我的情人啊！我已是已婚之婦，不能為你開窗招你進來啊！我的沙喃啊！我已是籠中囚，不能為你開窗招你進屋啊！.....我的沙喃，我的情人啊！別再唱了，我不能招你進屋啊！

- △ 沙喃流淚唱歌彈琴，透光彩色風鈴的鹿便成一隻真正的大雄鹿奔跑在清晨的草原裡，草原裡的雄鹿狂奔經過一大草

叢後，變成一個上身赤裸的麻豆社年輕獵人奔跑著。

**第七十七場**

**時：晨**

**景：麻豆社田寮**

△ 年輕的獵人跑在田寮裡邊喊著。

年輕獵人：沙喃長老！沙喃長老！

△ 已經將近六十歲，握著鋤頭在田間工作的年老沙喃回頭看著往他跑來的年輕獵人。

年輕獵人：國姓爺的上千艘的船隊在濃霧的海上出現了，準備要進攻台窩灣城堡了！

△ 沙喃沈穩地看著遠方喃喃地念著。

沙喃：巨樹傾倒，洪水爆發，漢人的廟堂建立在麻豆社的倒風

內海之上...

△ 年輕的獵人一臉莫名其妙。

年輕獵人：什麼？...長老！麻豆社就屬你最有智慧，經歷過大陣仗...

沙喃：逃吧！像鹿群一樣地逃吧！...告訴族人老尪姨的夢兆實現吶！

## 第七十八場

時：晨

景：大海

△ 國姓爺鄭成功的上千艘大大小小的戰船航行在海上。

△ 鄭成功威風地坐在媽祖的王船中迎風領軍。

上字幕：荊桐花開第 57 次，國姓爺鄭成功自福建湄州迎著媽祖的神像，領著上千艘的戎克船自金門

料羅灣直駛台灣。

荊桐花開第 58 次，紅毛人投降，曾文溪決堤，泥積台

江，內海泰半成平陸，漢人在被泥沙

填平的倒風內海上，建起了一座大

廟，起名為『南鯤身代天府』。

THE END